

朱子語類

七十卷之七

易

繫辭至雜

□ 13
2939
26



2989
26

水去五味均平藏



重錄朱子語類卷第七十四

易十

上繫上

繫辭或言造化以及易或言易以及造化不出此理

上下繫辭說那許多文直如此分明他人說得分明便淺

近聖人說來却不淺近有含蓄所以分在上下繫也無

甚意義聖人偶然去這處說又去那處說嘗說道看易

底不去理會道理却只去理會這般底譬如讀詩者不

去理會那四字句押韻底却去理會十五國風次序相

似淵

問第一章第二節蓋言聖人因造化之自然以作易曰論其初則聖人是因天理之自然而著之於書此是後來



人說話又是見天地之實體而知易之書如此如見天之尊地之卑却知得易之所謂乾坤者如此如見天之高地之下却知得易所分貴賤者如此又曰此是因至著之象以見至微之理

天尊地卑至變化見矣是舉天地事理以明易自是故以下却舉易以明天地間事人傑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觀天地則見易也 個

天尊地卑上一截皆說面前道理下一截是說易書聖人做這箇易與天地準處如此如今看面前天地便是也那乾坤卑高便是貴賤聖人只是見成說這箇見得易是準這箇若把下面一句說做未畫之易也不妨然聖人是從那有易後說來 淵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上句是說天地造化實體以明下句

是說易中之事天尊地卑故易中之乾坤定矣楊氏說得深了易中固有伸往來之乾坤處然只是說乾坤之卦在易則有乾坤非是因有天地而始定乾坤 潛

天尊地卑章上一句皆說天地下句皆說易如貴賤是易之位剛柔是易之變化類皆是易不必專主乾坤二

卦而言方以類聚物以群分方只是事訓術訓道善有善之類惡有惡之類各以其類而聚也 微

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此只是上句說天地間有卑有高故易之六爻有貴賤之位也故曰列貴賤者存乎位 備

問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曰物各有類善有善類惡有惡類

吉凶於是乎出又曰方以事言物以物言 人傑 素也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楊氏之說為方字所拘此只是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之意隨其善惡而類聚羣分善者吉惡者凶而吉凶亦由是而生耳伊川說是亦是言天下事物各有類分故存乎易者吉有吉類凶有凶類苗問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曰方向也所向善則善底人皆來聚所向惡則惡底人皆來聚物又是通天下之物而言是箇好物事則所聚者皆好物事也若是箇不好底物事則所聚者皆不好底物事也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上是天地之變化下是易之變化蓋變化是易中陰陽三爻之變化故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變化只進退便是如自坤而乾則為進自乾而坤則為退進退在已變未定之間若已定則便是

剛柔也

問不知變化二字以成象成形者分言之不知是象同說李復錄云問不知是變以成象化以成形為將曰莫分是變化二字同在象形之間曰不必如此分

不得變化二字下章說得最分曉文蔚曰下章云變化者進退之象如此則變是自微而著化是自盛而衰曰固是變是自陰而陽化是自陽而陰易中說變化惟此處最親切如言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剛柔是體變通不過是二者盈虛消息而已此所謂變化故此章亦云剛柔者晝夜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所謂立本變化者進退之象所謂趨時又如言吉凶者失得之象悔吝者憂虞之象悔吝便是吉凶底交互處悔是吉之漸吝是凶之端文蔚

問變化是分在天地，上說否曰難為分，說變是自陰而陽，自靜而動，化是自陽而陰，自動而靜，漸漸化將去，不見其迹。又曰橫渠云：變是倏忽之變化，是逐旋不覺化將去，恐易之意不如此。說既而曰：適間說類聚群分也。未見說到物處，易只是說一箇陰陽變化，陰陽變化便自有吉凶。下篇說得變化極分曉，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剛柔便是箇骨子，只管恁地變化。

摩是那兩箇物事相摩，真盡則是團轉，推盡將出來，摩是那八卦以前事盡，是八卦以後為六十四卦底事，盡是有那八卦了，團旋推盡，那六十四卦出來。漢書所謂盡軍是團轉，去殺他磨轉他底意思。

問剛柔相摩，八卦相盪，竊謂六十四卦之初，剛柔兩畫而

已兩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皆是自然生生不已，而謂之摩盪何也？曰：摩如物在一物上面，摩旋底意思，亦是相交意思。如今人磨子相似，下面一片不動，上面一片只管摩旋，推盡不曾住，負兩儀生四象，則老陽老陰不動而少陰少陽則交自，四象生八卦，則乾坤震巽不動而兌離坎艮則交自八卦而生六十四卦，皆是從上如去，下體不動，每一卦生八卦，故謂之摩盪。

剛柔相摩，八卦相盪，方是說做這卦，做這卦了，那鼓之以雷霆，與風雨日月寒暑之變化，皆在這卦中。那成男成女之變化也，在這卦中見造化，閑揆子才動，那許多物事都出來，易只是模寫他這箇。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此已上是將造化之實體對易中之理此下便是說易中却有許多物事

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通人物言之如牡馬之類在植物亦有男女如有牡麻及竹有雌雄之類皆離陰陽剛柔不得帶

乾知太始坤作成物知者管也乾管知太始太始即物生之始乾始物而坤成之也

或問乾知太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如何是知

曰此知字訓管字不當解作知見之知太始是萬物資始乾以易故管之成物是萬物資生坤以簡故能之太抵談經只要自在不必泥於一字之間蓋

乾知太始知主之意也如知縣知州乾為其初為其有

坤作成物坤管下面一截有所作為乾以易知乾陽物也陽剛健故作易成坤以簡能坤因乾先發得有頭腦特因而為之故簡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他是從上面乾知太始坤作成物處

說來文蔚曰本義以知字作當字解其義如何曰此如說樂著太始太始就當體而言言乾當此太始然亦自有知覺之義文蔚曰此是那性分一邊事曰便是他屬

陽坤作成物却是作那成物乃是順乾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在乾坤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却是以人事言

之兩箇易字又自不同一箇是簡易之易一箇是難易之易要之只是一箇字但微有毫釐之間因論天地間

只有一箇陰陽故程先生云只有一箇感與應所謂陰

與陽無處不是且如前後前便是陽後便是陰又如左
右左便是陽右便是陰又如上上下面下截便是陽下
面一截便是陰文蔚曰先生易說中謂伏羲作易驗陰
陽消息兩端而已此語最盡曰陰陽雖是兩箇字然却
只是一氣之消息一進一退一消一長進處便是陽退
處便是陰長處便是陽消處便是陰只是這一氣之消
長做出古今天地間無限事來所以陰陽做一箇說亦
得做兩箇說亦得文蔚

問乾知是知坤作是行否曰是又問通乾坤言之有此理
否曰有如何是易簡曰他行健所以易易是知阻難之
謂人有私意便難簡只是順從而已若外更生出一分
如何得簡今人多私意所以不能簡易易故知之者

易簡故從之者易有親者惟知之者易故人得而親之
此一辰通天人而言祖道

乾以易知乾推行健其所施為自是容易觀造化生長則
可見只是這氣一過時萬物皆生了可見其易要生便
生更無凝滯要做便做更無等待非健不能也備

乾德剛健他做時便通透徹達攔截障蔽他不住人剛健
者亦如此乾以易知只是說他恁地做時不費力精

坤以簡能坤最省事更無勞攘他只承受那乾底生將出
來他生將物出來便見得是能陰只是一箇順若不順
如何配陽而生物精

易簡一畫是易兩畫是簡
問乾坤易簡曰易簡只看健順可見又曰且以人論之如

健底人則遇事時便做得去自然覺易易只是不難又
如人宗得性順底人及其作事便自省事自然是簡簡
只是不繁然乾之易只管得上一截事到下一截却屬
坤故易坤只是承乾故不著做上一截事只做下面一
截故簡如乾以易知坤以簡能知便是做超頭能便是
做了只觀隕然確然亦可見得易簡之理苗
伯豐問簡易曰只是健順如人之健者做事自易順承者
自簡靜而不繁只看下繫確然隕然自分曉易者只做
得一半簡者承之又如乾恒易以知險坤恒簡以知阻
因登山而知之高者視下可見其險有阻在前簡靜者
不以為難人傑
伯謨問乾坤簡易曰易只是要做便做簡是都不入自家

思惟意思惟順他乾道做將去又問乾健德行常易以
知險坤順德行常簡以知阻曰自上臨下為險自下升
上為阻故乾無自下升上之義坤無自上降下之理賀
問乾坤易簡曰簡字易曉易字難曉他是健錄本云遂
自然恁地不勞氣力才從這裏過要生便生所謂因
行不妨掉臂是這樣說話繫辭有數處說易簡皆是這
意子細看便見又問健不是他要恁地是實理自然如
此在人則順理而行便自容易不須安排曰順理自是
簡底事所謂易便只是健健自是易學蒙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以上是言乾坤之德易則易知以下
是就人而言言人兼體乾坤之德也乾以易知者乾健
不息惟主於生物都無許多艱深險阻故能以易而知

太始坤順承天惟以成物都無許多繁擾作為故能以簡而作成物太抵陽施陰受乾之生物如旉施承其道至易坤惟承天以成物別無作為故其理至簡其在人則無艱阻而白直故人易知順理而不繁擾故人易從易知則人皆同心親之易從則人皆協力而有功矣有親可久則為賢人之德是就存主處言有功可大則為賢人之業是就做事處言蓋自乾以易知便是指存主處坤以簡能便是指做事處故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則與天地參矣 銖

問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本義云乾健而動故以易而知太始坤順而靜故以簡而作成物若以學者分上言則廓然大公者易也物來順應者簡也不知是否曰然就

之易致知之事也坤之簡方行之事也問恐是下文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故知其所分如此否曰他以是而能知故人亦以是而知之所以坤之六二便只言力行底事餘

天行健故易地承乎天柔順故簡簡易故無艱難 敬仲

問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曰乾坤只是健順之理非可指乾坤為天地亦不可指乾坤為二卦在天地與卦中皆是此理易知易從不必皆指聖人但易時自然易知簡時自然易從 謹同 夫

問如何是易知曰且從上下一箇易字看看得易字分曉自然易知久之又曰簡則有箇睹當底意思看這事可行不可行可行則行不可行則止所以謂之順易則都無

晴當無如何若何只是容易行將去如口之欲語如足
之欲行更無因依口雖是說話足雖是行履如虎嘯風
列龍興致雲自然如此更無所等待非至健何以如此
這箇只就健字上看惟其健所以易雖天下之至險亦
安然行之如履平地此所以為至健坤則行到前面遇
着有阻處便不行了此其所以為順備
問易則易知先作樂易看今又作容易如何曰未到樂易
處礪曰容易如何便易知曰不須得理會易知且理會
得易字了下面自然如破竹又曰這處便無言可解說
只是易又曰只怕不健若健則自易易則是易知這如
龍興而雲從虎嘯而風生相似又曰這如鴻毛之遇順
風巨魚之縱大壑初不費氣力又曰簡便如順道理而

行却有商量

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惟易則人自親之簡則人自從
之蓋艱阻則自是人不親繁碎則自是人不從人既親
附則自然可以久長入既順從則所為之事自然廣大
若其中險濶不可測則誰親之做事不繁碎人所易從
有人從之功便可成若是頭項多做得事來艱難底必
無人從之備

只為易知易從故可親可久如人不可測度者自是難親
亦豈能久煩碎者自是難從何緣得有功也謨
易繫解易知易從云知則同心從則協力一於內故可久
兼於外故可大如何曰既易知則人皆可以同心既易
從則人皆可以同心於內者謂可以久是賢人之德德

則得於已者兼於外者謂可大是賢人之業事業則見於外者故爾謨

蕭兄問德業曰德者得也得之於心謂之德如得這箇孝則為孝之德業是做得成頭緒有次第了不然汎汎做只是俗事更無可守蓋卿

德是得之於心業是事之有頭緒次第者方子

黃子功問何以不言聖人之德業而言賢人之德業曰未消理會這箇得若恁地理會亦只是理會得一段文字良久乃曰乾坤只是一箇健順之理人之性無不具此雖千萬人吾往矣便是健雖褐寬博吾不憚焉便是順如剛果奮發謙遜退讓亦是所以君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非是剛強健之理如此至於出

門如見太賓使民如承太祭非是異懦順之理如此但要施之得其當施之不當便不是乾坤之理且如孝子事親須是下氣怡色起敬起孝若用健便是悖逆不孝之子事君須是立朝正色犯顏敢諫若用順便是阿諛順旨中庸說君子而時中時中之道施之得其宜便是文蔚曰通書云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此一句說得亦好先生點頭曰古人自是說得好了後人說出來又好徐子融曰上蔡嘗云一部論語只如此看今聽先生所論一部周易亦只消如此看先生默然文蔚只是如此可以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楊氏可而已之說亦善又問不言聖人是未及聖人事否曰成位乎其中便是說抵著聖人張子所謂盡人道並立乎天地以成三

才則盡入道非聖人不能程子之說不可曉按楊氏曰其至也故為賢人之德業本義謂法乾坤之事賢於人之賢也伯豐問成位乎其中程子張子二說孰是曰此只是說聖人程子說不可曉當

右第十一章

聖人設卦觀象生變化三句是題目下面是解說這箇吉凶悔吝自天說去小處變化剛柔自小說去大處吉凶悔吝說人事變化剛柔說卦畫從剛柔而為變化又自變化而為剛柔所以下箇變化之極者未到極處時未成這箇物事變似那一物變時從萌芽變來成枝成葉化時是那消化了底意思淵

剛柔相推是說陰陽二氣相推八卦相盪是說奇耦雜而為八卦在天則剛柔相推在易則八卦相盪然皆自易言一說則剛柔相推而成八卦八卦相盪而成六十四卦當

吉凶者失得之象悔吝者憂虞之象變化者進退之象剛柔者晝夜之象四句皆互換往來乍讀似不貫穿細看來不勝其密吉凶與悔吝相貫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趨凶進退與晝夜相貫進自柔而趨乎剛退自剛而趨乎柔謨

繫辭一字不胡亂下只人不仔細看如吉凶者失得之象四句中間兩句悔是自凶而向乎吉吝是自吉而趨乎凶進是自柔而向乎剛退是自剛而趨乎柔又如乾知

險坤知阻何故乾言險坤言阻舊因登山曉得自上而下來方見險處故以乾言自下而上去方見阻處故以坤言

吉凶悔吝四者正如剛柔變化相似四者循環周而復始悔了便吉吉了便吝吝了便凶凶了便悔正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相似蓋憂苦患難中必悔悔便是吉之漸及至吉了少間便安意肆志必至做出不好可羞吝底事出來吝便是凶之漸矣及至凶矣又却悔只管循環不已正如剛柔變化剛了化了柔柔了變變便是剛亦循環不已吉似夏吝似秋凶似冬悔似春
問本義說悔吝者憂虞之象以為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竊意人心本善物各有理若心之所發鄙吝而

不知悔這便是自吉而向凶曰不然吉凶悔吝正是對那剛柔變化說剛極便柔柔極便剛這四箇循環如春夏秋冬相似凶便是冬悔便是春吉便是夏吝便是秋秋又是冬去又問此以配陰陽則其屬當如此於入事上說則如何曰天下事未嘗不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若這吉處不知戒懼自是生出吝來雖未至於凶畢竟是向那凶路上去又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自古極亂未嘗不生於極治
吉凶悔吝之象吉凶是兩頭悔吝在中間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趨凶
悔吝悔是做得過便有悔吝是做得這事軟了下稍無救殺不及故有吝

端蒙

悔者將自惡而入善吝者將自善而入惡節

剛過當為悔柔過當為吝節

過便悔不及便吝節

變化者進退之象是剛柔之未定者剛柔者晝夜之象是
剛柔之已成者蓋柔變而趨於剛是退極而進剛化而
趨於柔是進極而退既變而剛則晝而陽既化而柔則
夜而陰猶言子午卯酉卯酉是陰陽之未定子午是陰
陽之已定又如四象之有老少故此兩句惟以子午卯
酉言之則明矣然陽化為柔只恁地消縮去無痕迹故
曰化陰變為剛是其勢浸長有頭面故曰變此亦見陰
半陽全陽先陰後陽之輕清無形而陰之重濁有迹也
銖曰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既有卦爻可見則當以

質言而不得以陰陽言矣故彖辭多言剛柔不言陰陽
不知是否曰是銖

問變化者進退之象與化而裁之存乎變曰這變化字又
相對說那化而裁之存乎變底變字又說得來重如云
幽則有鬼神鬼神本皆屬幽然以鬼神二字相對說則
鬼又屬幽神又自屬明變化相對說則變是長化是消
問消長皆是化否曰然也都是變更明此兩句疑以當
類處便是變若相對
言則變屬長化屬消化則漸漸化盡以至於無變則驟
然而長變是自無而有化是自有而無問頃見先生說
變是自陰而陽化是自陽而陰亦此意否曰然只觀出
入息便見又問氣之發散者為陽收斂者為陰否曰也
是如此如鼻氣之出入出者為陽收斂者為陰入息如

螺螄出殼了縮入相似是收入那出不盡底若只管出去不收便死矣問出入息畢竟出去時漸漸消到得出盡時便死否曰固是如此然那氣又只管生問

或問變化二字曰變是自陰之陽忽然而變故謂之變化是自陽之陰漸漸消磨將去故謂之化自陰而陽自是長得猛故謂之變自陽而之陰是漸漸消壓將去

問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如昨日是夏今日是秋為變化到那全然天涼沒一此熱時是化否曰然又問這箇變化字却與變化者進退之象不同如何曰這又別有些意思是言剛化為柔柔變為剛蓋變是自無而有化是自有而無也素

問本義解吉凶者失得之象也一段下云剛柔相推而生

變化變化之極復為剛柔流行乎一卦六爻之中而占者得因其所值以為吉凶之決切意在天地之中陰陽變化無窮而萬物得因之以生生在卦爻之中九六變化無窮而人始得因其變以占吉凶曰易自是占其變若都變了只一爻不變則反以不變者為主或都全不變則不變者又反是變也學蒙

繫辭中如吉凶者失得之象一段解得自有功恐聖人本意未必不如此問聖人以此洗心一段亦恐非先儒所及曰也且得如此說不知畢竟是如何備
問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與居則觀其象之居不同上居字是揔就身之所處而言下居字是靜對動而言曰然

問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曰序是次序謂卦及爻之初終
如雀見飛躍循其序則安又問所樂而玩者爻之辭曰
橫渠謂每讀每有益所以可樂蓋有契於心則自然樂
居則觀其象玩其辭動則觀其變玩其占如何曰若是理
會不得却如何占得必是閑常理會得此道理到用時
便占備

右第二章

悔吝二義悔者將趨於吉而未至於吉吝者將趨於凶而
未至於凶又問所謂小疵者只是以其未便至於吉凶
否曰悔是漸好知道是錯了便有進善之理悔便到无
吝吝者暗鳴說不出心下不足沒分曉然未至大過故
曰小疵然小疵畢竟是小過備

齊小大者存乎卦齊猶分辨之意一云猶斷也小謂否睽

之類大謂泰謙之類如泰謙之辭便平易睽困之辭便

艱險故曰卦有小大離有險易此說與本義

齊小大者存乎卦曰齊字又不是整齊自有箇如準如協

字是分辨字泰為大否為小離有險易直是吉卦易凶

卦險泰謙之類說得平易睽蹇之類說得艱險備

問憂悔吝者存乎介悔吝未至於吉凶是那初萌動可以

向吉凶之微處介又是悔吝之微處介字如界至界限

之界是善惡初分界處於此憂之則不至悔吝矣曰然

學蒙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悔吝固是吉凶之小
者介又是幾微之間慮悔吝之來當察於幾微之際无

咎者本是有咎善補過則為无咎震動也欲動而无咎
當存乎悔爾悔吝在吉凶之間悔是自凶而趨吉否是
自吉而之凶悔吝小於吉凶而將至於吉凶者也

問卦有小大舊說謂大畜小畜大過小過如此則只說得
四卦曰看來只是好底卦便是大不好底卦便是小如
復如泰如大有如夬之類是好底卦如睽如困如小過
底盡不好底譬如人光明磊落底便是好人昏昧迷暗
底便是不好人所以謂卦有小大辭有險易大卦辭易
小卦辭險即此可見

問卦有小大辭有險易陽卦為大陰卦為小觀其爻之所
向而為之辭如休復吉底辭自是平易如困于葛藟底
辭自是險曰這般處依約看也是恁地自是不曾見得

他底亦只得隨眾說如所謂吉凶者失得之象一段却
是徹底見得聖人當初作易時意以這處更移易一字
不得其他處不能盡見得如此所以不能盡見得聖人
之心學蒙

右第三章 分章今依本義

問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曰易道本與天地齊
準所以能彌綸之凡天地間之物無非易之道故易能
彌綸天地之道而聖人用之也彌如封禪之彌糊合便
無縫罅綸如綸絲之綸自有條理言雖是彌得外面無
縫罅而中則事事物物各有條理彌如大德敦化綸如
小德川流彌而非綸則空疎無物綸而非彌則判然不
相于此二字見得聖人下字甚密也 學履

問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曰凡天地有許多道理易上都有所以與天地齊準而能彌綸天地之道彌字若今所謂封彌試卷之彌文若彌縫之彌是恁地都無縫底意思解作徧滿也不甚似又曰天地有不了處易却彌縫得他學蒙

彌綸天地之道彌字如封彌之義惟其封彌得無縫罅所以能徧滿也備

仰以觀天文俯以察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注云天文則有晝夜上下地理則有南北高深不知如何曰晝明夜幽上明下幽觀晝夜之運日月星辰之上下可見此天文幽明之所以然南明北幽高明深幽觀之南北高深可見此地理幽明之所以然又云始終死生是以循環

言精氣鬼神是以聚散言其實不過陰陽兩端而已履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天文是陽地理是陰然各有陰陽天之晝是陽夜是陰日是陽月是陰地如高屬陽下屬陰平坦屬陽險阻屬陰東南屬陽西北屬陰幽明便是陰陽備

問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以此易書之理何觀俯察否曰所以仰以觀天文俯以察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幽明便是陰陽剛柔凡許多說話只是說一箇陰陽南便是明北便是幽日出地上便是明日入地下便是幽仰觀俯察便皆知其故

觀文察變以至知鬼神之情狀皆是言窮理之事直是要知得許多然後謂之窮理謹

正卿問原始及終故知死生之說曰人未死如何知得死之說只是原其始之理將後面摺轉來看便見得以此之有知彼之無

問反字如何曰推原其始而反其終謂如方推原其始初却摺轉一摺來如回頭之義是反回來觀其終也人傑

錄云却回頭轉來看其終

精氣為物是合精與氣而成物精魂而氣魄也變則是魂魄相離雖獨說遊魂而不言魄而離魄之意自可見矣

李蒙

林安卿問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曰此是兩箇合一箇離精氣合則魂魄凝結而為物離則陽已散而陰無所歸故為變精氣為物精陰也氣陽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

見之謂之智仁陽也智陰也人傑

義剛同

問尹子解遊魂一句為鬼神如何曰此只是聚散聚而為物者神也散而為變者鬼也鬼神便有陰陽之分只於屈伸徃來觀之橫渠說精氣自無而有遊魂自有而無其說亦分曉然精屬陰氣屬陽然又自有錯綜底道理然就一人之身將來橫着生便帶着箇死底道理人身雖是屬陽而體魄便屬陰及其死而屬陰又却是此氣便亦屬陽蓋死則魂氣上升而魄形下降古人說徃落二字極有義理便是謂魂魄但者魂升于天落者魄降于地只就入身便亦是鬼神如祭祀求諸陽便是求其魂求諸陰便是求其魄祭義中宰我問鬼神一段說得好注解得亦好當

問與天地相似故不違曰上面是說與天地準這處是說
聖人與天地相似又曰與天地相似方且無外凡事都
不出這天地範圍之內所以方始得知周乎萬物而道
又能濟天下旁行也不走作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上文言易之道與天地相似此言聖
人之道與天地準也惟其人不違所以與天地相似若
此心有外則與天地不相似矣此數句皆是與天地相
似之事也上文易與天地準下數句皆易與天地準之
事也旁行而不流言其道旁行而不流於偏也範圍天
地之化而不過自有大底範圍又自有小底範圍而今
且就身上看一事有一箇範圍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通
則兼言晝與夜皆知也 個

與天地相似是說聖人第一句况說知周乎萬物至道濟
天下是細密底工夫知便直要周乎萬物無一物之遺
道直要濟天下 箇

知周乎萬物便是知幽明死生鬼神之理

問注云知周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是如何曰此
與後段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又自不同
此以清濁言彼以動靜言智是先知得較虛故屬之天
道濟天下則普濟萬物實惠及民故屬之地旁行不流
樂天知命故不憂此兩句本皆是知之事蓋不流便是
貞也不流是本旁行是應變處無本則不能應變能應
變而無其本則流而入變詐矣細分之則旁行是知不
流屬仁其實皆是知之事對下文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一句專說仁也 孝履

知周萬物是體旁行是可與權乃推行處樂天知命是自
處三節各說一理

旁行而不流曰此小變而不失其大常然前後却有故字
又相對此一句突然易中自時有忌地處頗難

問樂天知命云通上下言之又曰聖人之知天命則異於

此某竊謂樂天知命便是說聖人曰此一段亦未安樂
天知命便是聖人異者謂與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自別

可幸

安土敦乎仁對樂天知命言之所寓而安篤厚於仁更無

夾雜純是天理自易與天地準而下皆發明陰陽之理
人傑

問安土敦乎仁故能愛曰此是與上文樂天知命對說樂

天知命是知崇安土敦仁是禮卑安是隨所居而安在
在處處皆安若自家不安何以能愛敦只是篤厚去盡

已私全是天理更無夾雜充足盈滿方有箇敦厚之意
只是仁而又仁敦厚於仁故能愛惟安土敦仁則其愛

自廣

安土者隨所寓而安若自擇安處便只知有己不知有物

也此厚於仁者之事故能愛也去偽

安土敦乎仁故能愛聖人說仁是恁地說不似江西人說
知覺相似此句說仁最密

範圍天地之化範是鑄金作範圍是圍聚如天地之化都

沒箇邊攔聖人便將天地之道一如用範來範成箇物

語類

卷七十五

包裹了試舉一端如在天便做成四時十二月二十四
氣七十二候之類以此做箇筆轍更無過差此特其小
爾皆

問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曰天地之化滔滔無窮如一爐
金汁鎔化不息聖人則為之鑄漏成器使入模範匡郭
不使過於中道也曲成萬物而不遺此又是就事物之
分量形質隨其大小闊狹長短方圓無不各成就此物
之理無有遺闕範圍天地是極其大而言曲成萬物是
極其小而言範圍如大德敦化曲成如小德川流李履
問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如天之生物至秋而成聖人則
為之歛藏入之生也欲動情勝聖人則為之教化防範
此皆是範圍而使之不過之事否曰範圍之事闊大此

亦其下事也今且就身上看如何或曰如視聽言動皆
當存養使不過差此便是否曰事事物物無非天地之
化皆當有以範圍之就喜怒哀樂而言喜所當喜怒所
當怒之類皆範圍也範圍之不過曲成之不遺方始
見得這神無方易無體若範圍有不盡曲成有所遺神
便有方易便有體矣 學蒙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既曰通又曰知似不可曉然通是兼
通若通晝不通夜通生不通死便是不知便是神有方
易有體了 學蒙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通字只是兼乎晝夜之道而知其所
以然大抵此章自易與天地準以下只是言箇陰陽
仁者見之謂之仁仁亦屬陽知者見之謂之知知亦屬

陰此就入氣質有偏處分陰陽如繼之者善成之者性
便於造化流行更分陰陽因問尹子鬼神情狀只是解
遊竟為變一句即是將神字亦作鬼字看了程張說得
甚明白尹子親見伊川何以不知此義曰尹子見伊川
晚又性質朴鈍想伊川亦不曾與他說音
神無方而易無體神便是忽然在陰又忽然在陽底易便
是或為陰或為陽如為春又為夏為秋又為冬交錯代
換而不可以形體拘也音履

神無方易無體神自是無方易自是無體方是四方上下
神却或在此或在彼故云無方易無體者或自陰而陽
或自陽而陰無確定底故云無體自與那其體則謂之
易不同各自是說一箇道理若恁地添將來說少問都

說不去他那箇是說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
易這只是說箇陰陽動靜開闔剛柔消長不着這七八
箇字說不了若喚做易只一字便了易是變易陰陽無
一曰不變無一時不變莊子分明說易以道陰陽要看
易須當恁地看事物都是那陰陽做出來淵
易無體這箇物事逐日各自是箇頭面日異而時不同淵

右第四章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何以謂之道曰當離合看可學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是氣不是道所以為陰陽者乃道
也若只言陰陽之謂道則陰陽是道今日一陰一陽則
是所以循環者乃道也一闔一闢謂之變亦然驟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曰此與一闔一闢謂之變相似陰陽

非道也。一陰又一陽循環不已，乃道也。只說一陰一陽，便見得陰陽往來循環不已之意。此理即道也。又問若爾，則屈伸往來非道也。所以屈伸往來循環不已，乃道也。先生頷之。錄

道須是合理與氣看理是虛底物事無那氣質則此理無安頓處。易說一陰一陽之謂道，這便兼理與氣而言。陰陽氣也。一陰一陽則是理矣。猶言一闔一闢謂之變闔闢非變也。一闔一闢則是變也。蓋陰陽非道所以陰陽者道也。橫渠言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意亦以虛為理，然虛却不可謂之理。理則虛爾亦猶敬則虛靜不可把虛靜喚作敬。端蒙

問本義云道具於陰而行乎陽，竊意道之大體云云是則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要之造化之初必始於靜。曰既曰無端無始如何？又始於靜者，只是一箇實理動則為陽，靜則為陰。云云今之所謂動者，便是前而靜底未梢。其實靜前又動，動前又靜，只管推上去，更無了期，所以只得從這處說起。

或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曰以一且言之則晝陽而夜陰，以一月言之則望前為陽望後為陰，以一歲言之則春夏為陽秋冬為陰。從古至今恁地滾將去，只是箇陰陽是孰使之然哉？乃道也。從此句下又分兩脚，此氣之動為人物渾是一箇道理，故人未生以前此理本善，所以謂之性。此則屬陽氣質既定為入為物，所以謂成之者性。此則屬陰。學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曰一陰一陽此是天地之理如大哉
乾元萬物資始乃繼之者善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
成之者性也這一段是說天地生成萬物之意不是說
人性上事謙○去

一陰一陽之謂道太極也繼之者善生生不已之意屬陽
成之者性各正性命之意屬陰通書第一章可見如說
純粹至善却是統言道理傑

一陰一陽之謂道就人身言之道是吾心繼之者善是吾
心發見惻隱羞惡之類成之者性是吾心之理所以為
仁義禮智是也傑

問孟子只言性善易繫辭却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
善也成之者性也如此則性與善却是二事曰一陰一

陽是總名繼之者善是二氣五行事成之者性是氣化
已後事傑

流行造化處是善凝成於我者即是性繼是接續綿綿不
息之意成是凝成有主之意傑

造化所以發育萬物者為繼之者善各正其性命者為成
之者性幹

繼之者善也元氣是氣之方行而未着於物也是上一截
事成之者性也利貞是氣之結成一物也是下一截事節
繼之者善方是天理流行之初人物所資以始成之者性
則此理各自有箇安頓處故為人為物或昏或明方是
定若是未有形質則此性是天地之理如何把做入物
之性得端

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性便是善學

繼之者善如水之流行成之者性如水之止而成潭也

問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是道是器曰繼之成之是器善與

性是道

易大傳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

後雖曰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離也

或問成之者性曰性如寶珠氣質如水水有清有汗故珠

物若譬之寶珠則却有是物曰譬喻無十分親切底

問仁者見之鮮矣曰此言萬物各具是性但氣稟不同

各以其性之所近者窺之故仁者只見得他發生流動

處便以為仁知者只見得他真靜處便以為知下此一

等百姓日用之間習矣而不察所以君子之道鮮矣

顯諸仁藏諸用二句只是一事顯諸仁是可見底便是繼

之者善也藏諸用是不可見底便是成之者性也藏諸

用是顯諸仁底骨子正如說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張文

定公說事未判屬陽已判屬陰亦是此意顯諸仁藏諸

用亦如元身利貞之通利貞誠之復元身是發用流行

處利貞便是流行底骨子又曰顯諸仁德之所以盛藏

諸用業之所以成譬如一樹一根生許多枝葉花實此

是顯諸仁處及至結實一核成一箇種子此是藏諸用

處生生不已所謂日新也萬物無不具此理所謂富有

也

顯諸仁藏諸用二句本只是一事藏諸用便在那顯諸仁

裏面正如昨夜說一故神兩故化相似只是事顯諸
仁是可見底藏諸用是不可見底顯諸仁是流行發用
處藏諸用是流行發見底物顯諸仁是千頭萬緒藏諸
用只是一箇物事藏諸用是顯諸仁底骨子譬如一樹
花皆是顯諸仁及至此花結實則一花自成一實方衆
花開時共此一樹共一箇性命及至結實成熟後一實
又自成一箇性命如子在魚腹中時與母共是一箇性
命及子既成則一子自成一性命顯諸仁千變萬化藏
諸用則只是一箇物事一定而不可易張非崖說公事
未判時屬陽已判後屬陰便是這意公事未判生殺輕
重皆未定及已判了更不可易顯諸仁便是繼之者善
也藏諸用便是成之者性也天下之事其燦然發見處

皆是顯然者然一事自是一事一物自是一物如元亨
利貞元亨是發用流行處貞便是流行底骨子流行箇
甚麼只是流行那貞而已或曰正如乾道變化各正性
命否曰顯諸仁似恕藏諸用以忠顯諸仁似貫藏諸用
似一如水流而為川止而為淵激而為波浪雖所居不
同然皆是水也水便是骨子其流處激處皆顯者也顯
諸仁如惻隱之心藏諸用以仁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
顯諸仁也仁義禮智藏諸用也只是這箇惻隱隨事發
見及至成那事時一事各成一仁此便是藏諸用其發
見時在這道理中發去及至成這事時又只是這箇道
理一事既各成一道理此便是業業是事之已成處事
未成時不得謂之業盛德便是顯諸仁處顯諸仁者德

之所以盛藏諸用者業之所以成鼓萬物而不與聖人
同憂此正是顯諸仁藏諸用底時節盛德大業便是顯
仁藏用成就處也又曰耳之能聽目之能視口之能言
手之能執足之能履皆是發處也畢竟恁生會恁地發
用釋氏便將這些子來瞞人秀才不識便被瞞又云
一叢禾他初生時共這一株結成許多苗葉花實共成
一箇性命及至收成結實則一粒各成一箇性命只管
生生不已所謂日新也富有之謂大業言萬物萬事無
非得此理所謂富有也日新是只管運用流行生生不
已道家修養有納甲之法皆只用乾坤艮巽震兌六卦
流行運用而不用坎離便是那六卦流行底骨子所以
流行運用者只流行此坎離而已便是顯諸仁藏諸用

之說顯諸仁是流行發見處藏諸用是流行發見底物
正如以穀諭仁是藏諸用也及發為親親仁民愛物一
事又各自成一仁顯諸仁是用底迹藏諸用是仁底心
問本義云顯者陽之仁也德之發也藏者陰之知也業之
成也據此問是竊意以為天地之理動而陽則萬物之
發生者皆其仁之顯著靜而陰則其用藏而不可見其
顯諸仁則是德之發見其藏諸用則萬物各得以為性
是業之成也曰不如此這處極微難說又曰顯諸仁易
說藏諸用極難說這用字如橫渠說一故神神字用字
一樣顯諸仁如春生夏長發生彰著可見者藏諸用是
所以生長者藏在裏面而不可見又這箇有作先後說
處如元亨利貞之類有作表裏說處便是這裏又曰元

亨利貞也。可作表裏說。所謂流行者。別無物事。只是流行。這箇又曰。譬之仁發出來。便是惻隱之心。便是顯諸仁。仁便是藏諸用。又曰。仁便藏在惻隱之心裏。而仁便是那骨子。到得成就。得數件事。了一件。事上自是一箇仁。便是那業處。又曰。流行時。便是公共一箇。到得成就處。便是各具一箇。又曰。惻隱之心。方是流行處。到得親親仁民愛物。方是成就處。但盛德便屬之。顯諸仁。大業便屬之。藏諸用。又曰。如此一穗米。其始只用一箇母子。少間成穀。一箇各自成得。一箇將去種植。一箇又自成一穗。又開枝開葉去。所以下文謂富有之。謂大業。又曰。須是去靜坐體認。方可見得。四時運行萬物。終始若道。有箇物行。又無形影。若道無箇物。又怎生會恁地。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言造化之理。如聖人則只是人安得而無憂。謹

天地造化是自然。聖人雖生知安行。然畢竟是有心去。做所以說不與聖人同憂。淵

問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曰。明道兩句最好。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無心便是不憂。成化便是鼓萬物。天地鼓萬物。亦何嘗有心來。偽夫

盛德大業至矣哉。是贊歎上面顯諸仁藏諸用。淵

盛德大業。以下都是說易之理。非指聖人而言。留
盛德大業一章。曰。既說盛德大業。又說他只管恁地生去。所以接之以生生之謂易。是漸漸說入易上去。乾只畧成一箇形象。坤便都呈見出許多法。來到坤處都細了。

萬法一齊出見效字如效順效忠效力之效極數知來之謂占占出這事人便依他這箇做便是通變之謂事看來聖人到這處便說在占上去則此書分明是要占矣陰陽不測之謂神是總結這一段不測者是在這裏又在那裏便是這一箇物事走來走去無處不在六十四卦都說了這又說三百八十四爻許多變化只是這一箇物事周流其間蒙先說箇富有方始說日新此與說宇宙相似先是有這物事了方始相連相續去自富有至效法是說其理如此用處却在那極數知來與通變上面蓋說上面許多道理要做這用淵

問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陰陽不測之謂神要思而

得之明道提此三句說意是如何曰此三句也是緊要須是看得本文方得問德是得於己底業是發出來底德便是本生生之謂易便是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便是裏面交藉底曰乾坤其易之蘊易是一塊乾坤是在裏面往來底聖人作易便是如此又問陰陽不測之謂神便是妙用處曰便是包括許多道理變成象之謂乾此造化方有些顯露處效法之謂坤以法言言之則大段詳密矣效字雖者如效力效誠之效有陳獻底意思乾坤只是理理本無心自人而觀猶必待乾之成象而後坤能效法然理自如此本無相待且如四時亦只是自然迭運春夏生物初不道要秋冬成之秋冬成物又不道成就春夏之所生皆是理之所必然言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依舊只是陰陽凡屬陽底便是
只有箇象而已象是方做未成形之意已成便屬陰成
象謂如日月星辰在天亦無箇實形只是箇懸象如此
乾便略坤便詳效如陳效之效若令人言效力之類法
是有一成已定之物可以形狀見者如條法亦是實有
已成之法皆

效法之謂坤到這箇坤時都仔細詳審了一箇是一箇模
樣效猶呈一似說效犬效羊效牛效馬言呈出許多物
太繫乾底只是做得箇形象到得坤底則漸次詳密資
始資生於此可見淵
效呈也如曲礼效犬者左牽之之效猶言效順效忠效力
也蓋乾只是成得箇大象坤便呈出那法來

成象之謂乾謂風霆雨露日星只是箇象效者效力之效
效法則效其形法而可見也人

右第五章

夫易廣矣大矣止靜而正是無大無小無物不包然當体
便各具此道理靜而正須着工夫看徐又曰未動時便
都有此道理都是真實所以下箇正字帶
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靜而正謂
觸處皆見有此道不待安排不待措置雖至小至近至
鄙至陋之事無不見有隨處皆見足無所欠闕只觀之
人身便見見有見足之見
其動也闢太抵陰是兩件如陰爻兩畫闢是兩開去翕是
兩合如地皮上生出物來地皮須開今論天道包著地

在然天之氣却貫在地中地却虛有以受天之氣下文
有天生廣生云者大是一箇大底物直廣便是容得許
多物事大字實廣字虛

其靜也論其動也關地到冬間氣都翕聚不開至春則天
氣下入地地氣開以迎之又曰陰陽與天地自是兩件
物事陰陽是二氣天地是兩箇有形質底物事如何做
一物說得不成說動為天而靜為地無此理正如鬼神
之說

乾靜專動直而大生坤靜翕動闢而廣生這說陰陽體性
如此卦畫也髣髴似恁地淵

乾坤二卦觀之亦可見乾畫奇便見得其靜也專其動也
直坤畫耦便見得其動也翕其動也闢

天體大是以大生焉地體虛是以廣生焉廣有虛之義如

河廣漢廣之廣

本義云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

而曰廣學者請問曰此兩句解得極分曉蓋曰以形言

之則天包地外地在天中所以說天之質大以理與氣

言之則地却包着天天之氣却盡在地之中地盡承受

得那天之氣所以說地之量廣天只是一箇物事一故

實從重尚便實出來流行發生只是一箇物事所以說

乾一而實地雖是堅實然却虛所以天之氣流行乎地

之中皆從地裏發出來所以說坤二而虛用之云地形

如肺形質雖硬而中本虛故陽氣升降乎其中無所障

礙雖金石也透過去地便承受得這氣發育萬物曰然

要之天形如一箇鼓鞞，天便是那鼓鞞外面皮殼子，中間包得許多氣，開闔消長，所以說乾一而實地，只是一箇物事中間盡是這氣，升降來往，緣中間虛故容得這氣，升降來往，以其包得地，所以說其質之大，以其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之廣，非是說地之形有盡，故以量言也。只是說地盡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之廣耳。今治曆家用律呂候氣，其法最精，氣之至也，分寸不差，便是這氣都在地中透上來，如十一月冬至，黃鍾管距地九寸以餘，及實其中，至之日氣至，灰去，畧刻不差。又云者來，天地中間此氣升降，上下當分為六層，十一月冬至自下面第一層生起，直到第六層上極，至天是為四月，陽氣既生足，便消，下面陰氣便生，只是這一氣升降。

循環不已，往來乎六層之中也。問月令中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此又似天地各有氣相交合，曰只是這一氣只是陽極則消而陰生，陰極則消而陽生，天氣下降便只是冬至復卦之時，陽氣在下面生起，故云天氣下降，或曰據此則却是陰消於上而陽生於下，却見不得天氣下降，曰也，須是天運一轉，則陽氣在下，故從下生也。今以天運言之，則一日自轉一匝，然又有那大轉底時候，須是大着心腸看，始得不可拘一不通也。蓋天本是箇大底物事，以徧滯求他，不得個問陰耦陽寄就天地之實形上看，如何見得曰天是一箇渾淪底物，雖包乎地之外，而氣則進出乎地之中，地雖一塊物在天之中，其中實虛容得天之氣，送上來，繫辭

云乾靜也專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坤靜也翕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大生是渾淪無所不包廣生是廣闊能容受得那天之氣專直則只是一物直去翕闢則是兩箇翕則闢闢則開此奇耦之形也又曰陰偏只是一半兩箇方做得一箇履學

易不是象乾坤乾坤乃是易之子目下面一壁子是乾一壁子是坤蓋說易之廣大是這乾便做他那大坤便做他那廣乾所以說大時塞了他中心所以大坤所以說廣時中間虛容得物所以廣是說他廣闊着得物常說道地對天不得天便包得地在中心然而地却是中虛容得氣過容得物便是他廣天是一直大底物事地是廣闊底物有坳處有陷處所以說廣這箇只是說理

然也是說書有這理便有這書是載那道理底若死分不得大槩上面幾句是虛說底這箇配天地四時日月至德是說他實處淵

陰陽雖便是天地然畢竟天地自是天地廣大配天地時這箇理與他一般廣大淵

廣大配天地交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以易配天易簡之善配至德以易配人之至德人

問易簡之善配至德曰此是以易中之理取外面一事來對謂易之廣大故可配天地易之交通如老陽變陰老陰變陽往來變化故可配四時陰陽之義便是日月相似易簡之善便如在人之至德備

問廣大配天地交通配四時這配字是配合底意思否曰

只是相似之意又問易簡之善配至德曰也是易上有這道理如入心之至德也學
林安卿問廣大配天地配莫是配合否曰配只是似且如下句云交通配四時四時如何配合四時自是流行不息所謂交通者如此又問易簡之善配至德曰易簡是常行之理至德是自家所得者又問伊川解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云知微則知彰知柔則知剛如何曰只作四截看較闊言君子無所不知良久笑云向時有箇人出此語令楊大年對楊應聲云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無如此恰好剛義

問廣大交通是易上自有底道理是易上所說造化與聖人底曰都是他易上說底又曰配是分配之義是化道

一半在那上問曰如此便全無配之底意曰也有些子分此以合彼意思欲見其廣大則於天地乎觀之欲見其變通則於四時乎觀之欲知其陰陽之義則觀於日用可見欲知其簡易則觀於聖人之至德可見

右第六章

崇德廣業知崇天也是致知事要得高明禮卑地也是踐履事卑是事事都要踐履過凡事踐履將去業自然禮卑是卑順之意卑便廣地卑便廣高則狹了人若只揀取高底做便狹兩脚踏地做方得若是着件物事填教一二尺高便不穩了如何會廣地卑便會廣世上更無卑似地底又曰地卑是從貼底謹細處做將去所以能廣淵

知崇禮卑一段云地至卑無物不載在地上縱開井百尺依舊在地上是無物更卑得似地所謂德言盛禮言恭禮是要極卑故無物事無箇禮至於至微至細底事皆當畏懼戒謹戰戰兢兢惟恐失之這便是禮之卑處曲禮曰毋不敬自東階先左足上西階先右足是之有乘者用挾無乘者不用挾無所不致其謹這便都是卑處又曰似這處不是他特地要慈地是他天理合如此知識日多則知日高這事也合理那事也合理積累得多崇便廣學蒙○或錄詳見下

禮極是卑底物事如地相似無有出其下者若其處物事他盡載了縱穿地數十丈深亦只在地之上無緣更有卑於地者也知却要極其高明而禮則要極於卑順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纖悉委曲無非至卑之事如羹之有菜者用挾其無菜者不用挾主人升東階客上西階皆不可亂然不是強安排皆是天理之自然如上東階則先左足上西階則先右足蓋上東階而先右足則背却主人上西階而先左足則背却客自是理合如此又曰知崇者德之所以崇禮卑者業之所以廣蓋禮纔有些不到處這便有所欠闕業便不廣矣惟是極卑無所欠闕所以廣

知崇禮卑知是知處禮是行處知儘要高行却自近起學知識貴乎高明踐履貴乎着實知既高明須放低着實做去銖

學只是知與禮他這意思却好禮便細密中庸致廣大盡

精微等語皆只是說知禮淵

知崇禮卑這是兩截知崇是智識超邁禮卑是須就切實處行若知不高則識見淺陋若履不切則所行不實知識高便是象天所行實便是法地識見高於上所行實於下中間便生生而不窮故說易行乎其中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大學所說格物致知是知崇之事所說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禮卑之事孫賀上文言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人崇其知須是如天之高卑其禮須如地之廣天地設位一句只是引起要說知崇禮卑人之知禮能如天地便能成其性存其存道義便自此出所謂道義便是易也成性存存不必專在聖人言去偽

成性猶言見成底性這性元自好了但知崇禮卑則成性

便存存學蒙

成性只是本來性節

成性不曾作壞底存謂常在這裏存之又存

成性如名明德如表德相似天命都一般冰

或問成性存存是不忘其所存曰衆人多是說到聖人處方是性之成着來不如此成性只是一箇渾淪之性存而不失便是道義之門便是生生不已處卓

成性與成之者性也止爭此子不同成之者性便從上說來言成這一箇物成性是說已成底性如成德成說之成然亦只爭此子也如正心心正誠意誠相似孫賀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只是此性萬善完具無有欠闕故曰

成性成對虧而言成之者性則是成就處無非性猶曰誠斯立焉橫渠伊川說成性似都就入為處說恐不如此橫渠有習以成性底意思伊川則言成其性存其所存蒙端

橫渠謂成其性存其存伊川易傳中亦是存其存却是遺書中說作生生之謂易意思好必大錄云成性如言成意。

知禮成性而道義出程子說成性謂是萬物自有成性存存便是生生不已這是語錄中說此意却好及它解易却說成其性存其存又似不恁地前面說成性謂如成事成法之類是見成底性橫渠說成性別且如堯舜性之是其性本渾成學者學之須是以知禮做也到得它

成性處道義出謂這裏流行道體也義用也又曰性是自家所以得於天底道義是衆人公共底疎

橫渠言成性與古人不同他所說性雖是那箇性然曰成性則猶言踐形也又曰他是說去氣稟物欲之私以成其性道

知崇禮卑則性自存橫渠之說非是如云性未成則善惡混當習心而繼之以善云云又云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皆是此病知禮成性則道義出先生本義中引此而改成為存又曰橫渠言成性猶孟子云踐形此說不是成性是本然已成之性豈待習而後成邪他從上文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便是如此說來與孔子之意不相似問

橫渠知崇天也一段言知識高明如天形而上指此理通乎晝夜而知通猶兼也兼陰陽晝夜之道而知知晝而不知夜知夜不知晝則知皆未盡也合知禮而成性則道義出矣知禮行處也

問橫渠知禮成性之說曰橫渠說成性謂是渾成底性知禮成性如習與性成之意同又問不以禮性之曰如堯舜性之相似但它言語艱意是如此

右第七章

語類卷第七十四終

重錄朱子語類卷七十五

易十一

上繫下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賾字在說文曰雜亂也古無此字只是賾字今從頤亦是口之義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雖是雜亂聖人却於雜亂中見其不雜亂之理便與下句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相對

天下之至賾與左傳賾有煩言之賾同那箇從口這箇從厶是箇口裏說話多雜亂底意思所以下面說不可惡若喚做好字不應說箇可惡字也探賾索隱若與人說話時也須聽他雜亂說將出來底方可索他那隱底

淳錄云本從口是噤聞意從厶旁亦然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正是說畫卦之初，聖人見陰陽變化，便畫出一畫，有一箇象，只管生去，自不同六十四卦各是一樣更生，到千以上，卦亦自各一樣。學蒙

擬諸其形容，未便是說那水火風雷之形容，方擬這卦看，是甚形容，始去象那物之宜，而名之。一陽在二陰之下，則象以雷，一陰在二陽之下，則象以風，擬是比度之意。學蒙

問擬諸其形容者，比度陰陽之形容，蓋聖人見陰陽變化，雜亂於是比度其形容，而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曰也。是如此，當得郭子和書云：其先人云：不獨是天地風雷水火山澤謂之象，只是畫卦便是象也。說得好。學蒙

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文。曰：象言卦也。下截言文也。會通者，觀衆理之會，而擇其通者而行，且如有一事關着許多道理也。有父子之倫也，有君臣之倫也，有夫婦之倫也。若是父子重，則就父子行將去，而他有不能計。若君臣重，則行君臣之義，而他不暇計。若父子之恩重，則便得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之義，而委致其身之說不可行。若君臣之義重，則當委致其身，而不敢毀傷之說不能顧此之謂觀會通。個

問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是說文王周公否？曰：不知伏羲畫卦之初，與連山歸藏有繫辭否？為復一卦，只是六畫。學蒙

問觀會通行其典禮是就會聚處尋一箇通路行將去否
曰此是兩件會是觀衆理之會聚處如這一項君臣之
道也有父子兄弟之道也有須是看得周徧始得通便
是一箇通行底路都無障礙典禮猶言常禮常法又曰
禮便是節文升降揖遜是也但這箇禮字又說得闊凡
事物之常理皆是學蒙

一卦之中自有會通六爻又自各有會通且如屯卦初九
在卦之下未可以進為屯之義乾坤始交而遇險陷亦
屯之義似草穿地而未申亦屯之義凡此數義皆是屯
之會聚處若盤桓利居貞便是一箇會行底便是他通
處也學蒙

觀會通以行其典禮會是衆理聚處雖覺得有許多難易

宰礙必於其中却得箇通底道理謂如庖丁解牛於族
處却批太卻導太窾此是於其筋骨叢聚之所得其可
通之理故十九牛而刃若新發於硎且如事理間若不
於會處理會却只見得一偏便如何行得通須是於會
處都理會其間却自有箇通處便如脉理相似到得多
處自然通貫得所以可行其典禮蓋會而不通便窄塞
而不可行通而不會便不知許多曲直錯雜處

問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此是說天下之事物如此不
是說卦上否曰卦亦如此三百个十四爻是老少雜亂
學蒙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蓋雜亂處人易得厭惡然而
這都是道理中會有底事自合理會故不可惡言天下

之至動而不可亂也蓋動亦是含有底然上面各自有道理故自不可亂學蒙

先生命二三子說書畢召蔡仲默及義剛語小子侍立先生顧義剛曰勞公教之不廢公讀書否曰不廢因借先生所點六經先生曰彼人將去都無本了看公於句讀音訓也太段子細那言天下之至曠而不可惡也是音作去聲字是公以意讀作去聲曰只據東萊音訓讀此字有三音或音作入聲池錄云或音西或如字或鳥路反先生笑曰便是他門好恁地強說仲默曰作去聲也似是先生曰據集看只作入聲亦是池錄云鳥路切於義為近說雖是如此勞攘事多然也不可以為惡池錄云也而今音訓有全不可曉底若有兩三音底便着去裏面揀一箇較近底來

池錄

天下之至動事若未動時不見得道理是如何人平不語水平不流須是動方見得會通是會聚處典禮是借這般字來說觀他會通處却求箇道理來區處他所謂卦爻之動便是法象這箇故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動亦未說事之動只是事到面前自家一念之動要求處置他便動淵

問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凡一言一動皆於易而擬議之否曰然備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此變化只就人事說擬議只是裁度自家言動使合此理變易以從道之意如擬議得是便言擬議未善則為凶矣謨

問擬議以成其變化曰這變化然人動作處說如下所舉
七文皆變化也 學復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糜之此本是說誠
信感通之理夫子却專以言行論之蓋誠信感通莫大
於言行上文言天下之賾而不敢惡也言天下之動而
不敢亂也先儒多以賾字為至妙之意若如此說則行
以謂之不敢惡賾只是一箇雜亂冗閑底意思言之而
不惡者精粗本末無不盡也賾字與順字相似此有互
體之意此間連說鶴鳴好爵皆卦中有此象諸文立象
聖人必有所據非是白撰但今不可考耳到孔子方不
說象如見豕負塗載鬼一車之類孔子只說群疑亡也
便見得上面許多皆是狐惑可疑之事而已到後人解

說便多牽強如十三卦中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只是豫
備之意却須待用互體推良為門闕雷震乎外之意刻
木為矢弦木為弧只為睽乘故有威天下之象亦必待
穿鑿附會就卦中推出制器之義殊不知卦中但有此
理而已故孔子各以蓋取諸某卦言之亦曰其大意云
爾漢書所謂獲一角獸蓋麟云皆疑辭也 謹
問言行君子之樞機是言所發者至近而所應者甚遠否
曰樞機便是鳴鶴在陰下面太繁只說這意都不解者
我有好爵二句學蒙
其利斷金斷是斷做兩段又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聖人
却恁地解學蒙

右第八章

卦雖八而數須十，八是陰陽數，十是五行數。一陰一陽便是二，以二乘二便是四，以四乘四便是八，五行本只是五，而有是十者，蓋一箇便包兩箇，如木便包甲乙，火便包丙丁，土便包戊己，金便包庚辛，水便包壬癸，所以為十。學履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是兩箇意。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是奇耦以類相得。一與六合，二與七合，三與八合，四與九合，五與十合，是各有合。在十上，甲乙、木丙丁、火戊己、土庚辛、金壬癸、水便是相得。甲與己合，乙與庚合，丙與辛合，丁與壬合，戊與癸合，是各有合。學履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先生舉程子云：變化言功，鬼神言用。張子曰：成行鬼神之氣而已。數只是氣變化鬼神。

亦只是氣。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變化鬼神皆不越於其間。筮

大衍之數五十，著之數五十，著之筭，乃其策也。策中乘除之數，則直謂之數耳。淵
大衍之數五十，以天地之數五十有五，除出金木水火土五數，并天一，便用四十九。此一說也。數家之說雖多不同，其自謂此說却分曉。三天兩地，則是已虛了天一之數，便只用天三對地二，又五是生數之極，十是成數之極，以五乘十亦是五十，以十乘五亦是五十。此一說也。又數始於一，成於五，小衍之而成十，大衍之而成五十。此又是一說。筮

繫辭言著法，大抵只是解其大畧，想別有文字，今不可見。

但如天數五地數五此是舊文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是孔子解文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是舊文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此是孔子解文分而為二是本文以象兩是解掛一揲之以四歸奇於扚皆是本文以象三以象四時以象閏之類皆解文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孔子則斷之以當期之且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孔子大則斷之以當萬物之數於此可見謨

著卦當初聖人用之亦須有箇見成圖美後失其傳所僅存者只有這幾句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掛一揲之以四歸奇於扚只有這幾句如以象兩以象三以象四時以象閏已是添入許多字說他了又

曰元亨利貞仁義禮智金木水火春夏秋冬將這四箇只管涵泳玩味儘好賀孫

揲箸法不得見古人全文如今底一半是解一半是說如分而為二是說以象兩便是解想得古人無這許多解須別有箇全文說淵

掛一歲右揲二歲扚三歲一閏也左揲四歲扚五歲再閏也人傑

揲箸雖是一小事自孔子來千五百年人都理會不得唐時人說得雖有病痛大體理會得是近來說得太乖自郭子和始奇者揲之餘為奇扚者歸其餘扚於二指之中今子和反以掛一為奇而以揲之餘為扚又不用老少只用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為策數以為聖

人從來只說陰陽，不會說老少。不知他既無老少，則七八九六皆無用。又何以為卦？又曰：龜為卜，策為筮。策是餘數。是條數謂之策。他只胡亂說策字。龜來說了或問他既如此說，則再扚而後掛之說何如？曰：他以第一揲扚為扚，第二第三揲不掛為扚，第四揲又掛。然如此則無五年再閏。是六年再閏也如某已前排真箇是五年再閏，聖人下字皆有義。掛者挂也，扚者勒於二指之中也。賀孫。碩錄小異。

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不是萬物盡於此數，只是取象自一而萬以萬數來當萬物之數耳。備

策數云者，凡手中之數皆是。如散策於君前，有誅龜策，則埋之，不可以既揲餘數不為策數也。備

四營而成易，易字只是箇變字。四度經營方成一變。若說易之一變，却不可。這處未下得卦字，亦未下得爻字，只下得易字。淵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是占得一卦，則就上面推看。如乾則推其為圓，為君，為父之類是也。學履

問顯道神德行，曰：道較微妙，無形影。因卦詞說出來，道這，是吉，這是凶。這可為這，不可為德。行是人做，底事因數推出來，方知得這，不是人硬恁地做，都是神之所為也。又曰：須知得是天理合如此。學家

神德行是說人事那粗，做底只是人為。若決之於鬼神，德行便神淵。

易惟其顯道神德行，故能與人酬酢，而佐助夫神化之功。

也 學履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佑神矣此是說著卦之
用道理因此顯著德行是人事却由取決於著既知吉
凶便可以酬酢事變神又豈能自說吉凶與人因有易
後方著見便是易來佑助神也

右第九章

易有聖人之道四至精至變則合做兩箇是他裏面各有
這箇淵

問以言者尚其辭以言是取其言以明理斷事如論語上
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否曰是學履
問以言以動以制器以下筮這以字是指以易而言否曰
然又問辭占是一類變象是一類所以下文至精合辭

占說至變合變象說曰然占與辭是一類者曉得爻能
知得占若與人說話曉得他言語方見得他會中底蘊
變是事之始象是事之已形者故亦是一類也 學履
用之間以制器者尚其象曰這都難說蓋取諸離蓋字便
是一箇半間半界底字如取諸離取諸益不是先有見
乎離而後為網罟先有見乎益而後為耒耜聖人亦只
是見魚鼈之屬欲有以取之遂做一箇物事去欄截他
欲得耕種見地土硬遂做一箇物事去剔起他却合於
離之象合於益之意又曰有取其象者有取其意者
問以下筮者尚其占下用龜亦使易占否曰不用則是文
勢如此 學履

問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

曰此是說君子作事問於蓍龜也問焉以言人以蓍問
易求其卦爻之辭而以之發言處事受命如響則易受
人之命如響之應聲以矣未來吉凶也去偽
問焉而以言曰若以上下文推之以言却是命筮之詞古
人亦大段重這命筮之詞而以言三字義若揚若作以
易言之如所謂不相其德或承之孟則不占只是以其
言之義又於上下文不順命筮受命龜受命也
參伍以交錯綜其數參謂三數之伍謂五數之揲著本無
三數五數之法只言交五參考皆有自然之數如三三
為九五六三十之類雖不用以揲著而推算變通未嘗
不用錯者有迭相為用之意綜又有總而萃之意如
織者之綜線也謨

參伍是相牽連之意如參要做五須用添三五要做六須
着添一做三須着減二錯綜是兩樣錯是往來交錯之
義綜如織底線一箇上去一箇下來陽上去做陰陰下
來做陽如綜相似淵
問參伍以交錯綜其數曰荀子說參伍處楊倞解之為詳
漢書所謂欲問焉先問牛參伍之以得其實綜如織線
之綜大抵陰陽奇耦變化無窮天下之事不出諸此成
天下之文者若卦爻之陳列變態者是也定天下之象
者物象皆有定理只以經論天下之事也人傑
問參伍以交先生云既三以數之又五以數之譬之三十
錢以三數之看得幾箇三了又以五數之看得幾箇五
兩數相合方可看得箇成數曰是如此又問不獨是以

數算大禁只是參合底意思如趙廣漢欲問馬先問
 便只是以彼數來參此數否曰是却是恁地數了又恁
 地數也是將這箇去比那箇又曰若是他數猶可湊參
 與五兩數自是參差不齊所以舉以為言如這箇是三
 箇將五來比又多兩箇這箇是五箇將三來比又少兩
 箇兵家謂窺敵制變欲伍以參今欲窺敵人之事教一
 人探來恁地說又差一箇探來若說得不同便將這兩
 說相參看如何以求其實所以謂之欲伍以參學履
 參伍以變參字音曹參之參猶言參互底意思譬猶幾箇
 物事在這邊逐三箇數看是幾箇又逐五箇數看是幾
 箇又曰若三箇兩是六箇便多了一箇三箇三九箇
 又少一箇三箇四又是十二箇也未是三箇五五方是十

五箇大畧如此更須仔細去看學蒙

錯綜其數本義云錯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謂也莫是
 揲著以左揲右右揲左否曰不特如此乾對坤坎對離
 自是交錯又問綜者總而繫之莫是合掛掛之數否曰
 且以七八九六明之六七八九便是次序然而七是陽
 六壓他不得便當揆上七生八八生九九又須揆上便
 是一低一昂學蒙

六 五指

七 四指

八 三指

九 二指

手指畫

或問經緯錯綜之義曰錯是往來底綜是上下底綜便是

織机_上底_古入_下道_字極_子細_但看_他那_單用_處都有
箇道理如_經綸_底字_綸是_兩條_絲相_合各_有條_理凡_用
綸_處便是_倫理_底義_統字_是上_面垂_一箇_物第_一來_下
面_有一_箇人_接着_便謂_之統_但看_垂字_便可_見又_曰錯
綜_其數_便只_是七_八九_六六_對九_七對_八便_是東_西相
錯_六上_生七_為陽_九下_生八_為陰_元本_云七_下生_八為_陽
便是_上下_為綜_又曰_古人_做易_其巧_不可_言太_陽數_九
少_陰數_八少_陽數_七太_陰數_六初_亦不_知其_數如_何然
地_元來_只是_十數_太陽_居一_除了_本身_便是_九箇_少陰
居_二除_了本_身便_是八_箇少_陽居_三除_了本_身便_是七
箇_太陰_居四_除了_本身_便是_六箇_這處_古來_都不_曾有
人_見得_義剛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本
是說易不是說入諸家皆是借來統入上說亦通聞祖
感而遂通感着他卦卦便應他如入來問底善便與說善
來問底惡便與說惡所以先儒說道繁靜精微這般句
說得有此意思淵

陳厚之問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曰寂然是體感是用當其
寂然時理固在此必感而後發如仁感為惻隱未感時
只是仁義感為羞惡未感時只是義某問胡氏說此多
指心作已發曰便是錯了縱使已發感之體固在所謂
動中未嘗不靜如此則流行發見而常卓然不可移今
只指作已發一齊無本了終日只得奔波急迫大錯了
可學

易便有那深有那幾聖人用這底來極出那深研出那幾
研是研摩到底之意詩書禮樂皆是說那已有底事惟
是易說那未有這事研幾是不待他顯着只在那茫昧
時都處置了深是幽深通是開通所以閉塞只為他淺
若是深後便能開通人志道理若淺如何開通得人
所謂通天下之志亦只似說開物相似所以下一句也說
箇成務易是說那未有底六十四卦皆是如此淵
深然心上說幾然事上說幾便是有那事了雖是微畢竟
有件事深在心甚玄奧幾在事半微半顯通天下之志
猶言開物開通其故其下對成務淵
極出那深故能通天下之志研出那幾故能成天下之務淵
問惟深也惟幾惟神也此是說聖人如此否曰是說聖人

亦是易如此若不深如何能通得天下之志又曰他恁
黑窅窅地深疑若不可測然其中却事事有又曰事事
都有箇端緒可尋又曰有路脈線索在裏面所以曰惟
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研者便是研窮他或問幾曰便
是周子所謂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也學蒙
問繫辭言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又言以通天下之志
此二通字乃所以通達天下之心志使之通曉如所謂
開物之意曰然這般此小道理更無窮問極深研幾深
幾二字如何曰研幾是研磨出那幾微處且如一箇卦
在這裏便有吉有凶有悔有吝幾微毫釐處都研磨出
來問如何是極深曰要人都曉得至深難見底道理都
然易中見得問如所謂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

狀之類否曰然問如此說則正與本義所謂所以極深者至精也所以研幾者至變也正相發明曰然幹

右第十章

問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是易之理能恁地而人以之卜筮又能開物成務否曰然學蒙

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讀繫辭須見得如何是開物如何是成務又如何是冒天下之道須要就卦中一一見得許多道理然後可讀繫辭也蓋易之為書因卜筮以設教逐爻開示吉凶包括無遺如將天下許多道理包藏在其中故曰冒天下之道如利用為大作一爻象又曰下不厚事也自此推之則凡居下者不當厚事如於父臣之於君僚屬之於官長皆不可以踰分越職縱可

為亦須是盡善方能無過所以有元吉无咎之戒繫辭自大衍數以下皆是說卜筮事若不曉他盡是說不變中道理則如所謂動靜不居周流六虛之類有何憑着今人說易所以不將卜筮為主者只是嫌怕小却這道理故憑虛失實茫昧臆度而已殊不知由卜筮而推則上通鬼神下通事物精及於無形粗及於有象如包冒在此隨取隨得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者又不待卜而後見只是體察便自見吉凶之理聖人作易無不示戒乾卦纔說元亨便說利貞坤卦纔說元亨便說利牝馬之貞大畜乾陽在下為良所畜三得上應又高極必通故曰良馬逐可謂通快矣然必艱難貞正又且曰閑輿衛然後利有攸往設若恃良馬

之壯而忘艱貞之戒則必不利矣乾之九三君子終日
乾乾固是好事然必曰夕惕若厲然後无咎也九讀易
而能句句體驗每存兢慄戒謹之意則於己為有益不
然亦空言爾謹

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此只是說著龜若不是著龜如何通之定之斷之到著
之德圓而神以下却是從源頭說而未是說卜筮蓋聖
人之心具此易三德故渾然是此道理不勞作用一毫
之私便是洗心即退藏於密所謂密者只是他人自無
可捉摸他處便是寂然不動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
知以藏往皆具此道理但未用之著龜故曰古之聰明
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此言只是譬喻如聖人已具此

理却不犯手耳明於天之道以下方說著龜乃是發用
處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既具此理又將此理復就
著龜上發明出來使民亦得前知而用之也聖人以此
庶幾以神明其德德即聖人之德又即卜筮齋戒以神
明之聖人自有此理亦用著龜之理以神明之皆

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著與卦
以德言爻以義言只是具這道理在此而已故聖人以
此洗心退藏於密以此洗心者心中渾然此理別無他
物退藏於密只是未見於用所謂寂然不動也下文說
神以知來便是以著之德知來知以藏往便是以卦之
德藏往洗心退藏言體知來藏往言用然亦只言體用
具矣而未及使出來處到下文是興神物以前民用方

發揮許多道理以盡見於用也然前段必結之以聰明
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只是譬喻著龜雖未用而神靈之
理具在猶武是殺人底事聖人却存此神武而不殺也
謨

六爻之義易以貢今解貢字只得告人說但神知字重
貢字輕却曉不得學蒙

易以貢是變易以告人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是以那
易來洗濯自家心了更沒些私意小智在裏許聖人便
似那易了不假著龜而知卜筮所以說神武而不殺這
是他有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又說箇齋戒以神明其
德皆是得其理不假其物淵

前面一截說易之理未是說到著卦卜筮處後面方說卜

筮聖人之心渾只是圓神方知易貢三箇物事更無別
物一似洗得來淨潔了前面此字指易之理言武是殺
底物事神武却不殺便如易是卜筮底物事這箇却方
是說他理未到那用處到下面是以明於天之道方是
說卜筮淵

以此洗心都只是道理聖人此心虛明自然具衆理潔靜
精微只是不犯手卦爻許多不是安排對副與人看是
甚人來自自然撞着易如此聖人也如此所以說箇著之
德卦之德神明其德淵

聖人以此洗心注云洗萬物之心若聖人之意果如此何
不直言以此洗萬物之心乎大抵觀聖賢之言只作自
已作文看如本說洗萬物之心却止云洗心於心安乎

人傑

退藏於密時固是不用這物事言凶與民同患也不用這物事用神而不用著用知而不用卦全不犯手退藏於密是不用事時到他用事也不犯手事未到時先安排在這裏了事到時恁地來恁地應

退藏於密密是主靜處萬化出焉者動中之靜固是靜又有太靜萬化森然者方

神以知來知以藏往一卦之中凡爻卦所載聖人所已言者皆具已見底道理便是藏往占得此卦因此道理以推未來之事便是知來

聖人以此洗心一段聖人胸中都無纖毫私意都不假筮只是以易之理洗心其未感物也湛然純一都無一

毫之累更無此跡所謂退藏於密也及其吉凶與民同患却神以知來知以藏往是誰人會恁地非古人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不能如此神武不殺者聖人於天下自是所當者權所向者伏然而他都不費手脚又曰他都不犯手這便是神武不殺又曰神以知來如明鏡然物事來都看見知以藏往只是見在底事他都識得又曰都藏得在這裏又曰如樸著然當其未樸也都不知樸下來底是陰是陽是老是少便是知來底意思及其成卦了則事都緝定在上面了便是藏往下文所以云是以明於天之道察於民之故設為下筮以為民之御導故只是事聖人於此又以下筮而齋戒以神明其德顯道神德行之神字便似這神字猶言吉凶陰若

語類

卷二十一

言卷之十七
有神明之相相似，這都不是自家做得，却若神之所為。又曰：這都只退聽於鬼神。文曰：聖人於卜筮其齋戒之心，虛靜純一，戒謹恐懼，只退聽於鬼神。學蒙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如譬喻說相似，人傑聖人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與神物以前民用，蓋聖人見得天道人事都是這道理，等龜之靈都包得盡。於是作為卜筮使人因卜筮知得道理都在這裏面。問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天之道便是民之故。否曰：論得到極處，固只是一箇道理。看時須做兩處看。方看得周匝無虧欠處。問天之道只是福善禍淫之類。否曰：如陰陽變化春何為而生，秋何為而殺，夏何為而暑，冬何為而寒，皆要理會得。問民之故如君臣父子之類是。

否曰：凡民生日用皆是。若只理會得民之故，却理會不得天之道，便即民之故亦未是在。到得極時，固只是一理要之，須是都看得周匝始得。幹

是與神物以前民用，此言有以開民使民皆知前時民皆昏塞，吉凶利害是非都不知。因這箇開字，便能始神明。然此便是神明其德。文云：民用之則神明其德。聖人用之則自神明其德。著之德以卜三句，是未涉於用。聖人以此洗心，是得此三者之理而不假其物。這箇是有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淵

明道愛舉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一句雖不是本文意思，要之意思自好。因再舉之，幹問此恐是君子篤恭而天下平之意。曰：否只如上蔡所謂敬是常惺惺法。

又問此恐非是聖人分上事曰便是說道不是本文意思要之自好言畢再二誦之翰

神明其德言下筮尊敬也精明也

闔闔乾坤理與事皆如此書亦如此這箇只說理底意思多知禮成性橫渠說得別他道是聖人成得箇性衆人性而未成淵

性而未成淵

問闔闔之謂坤一段只是這一箇物以其闔謂之坤以其開謂之乾以其闔謂之變以其不窮謂之通發見而未成形謂之象成形謂之器聖人脩禮立教謂之法百姓日用則謂之神曰是如此又曰利用出入者便是人生日用都離他不得又曰民之於易隨取而各足易之於民周徧而不窮所以謂之神所謂活潑潑地便是這

處學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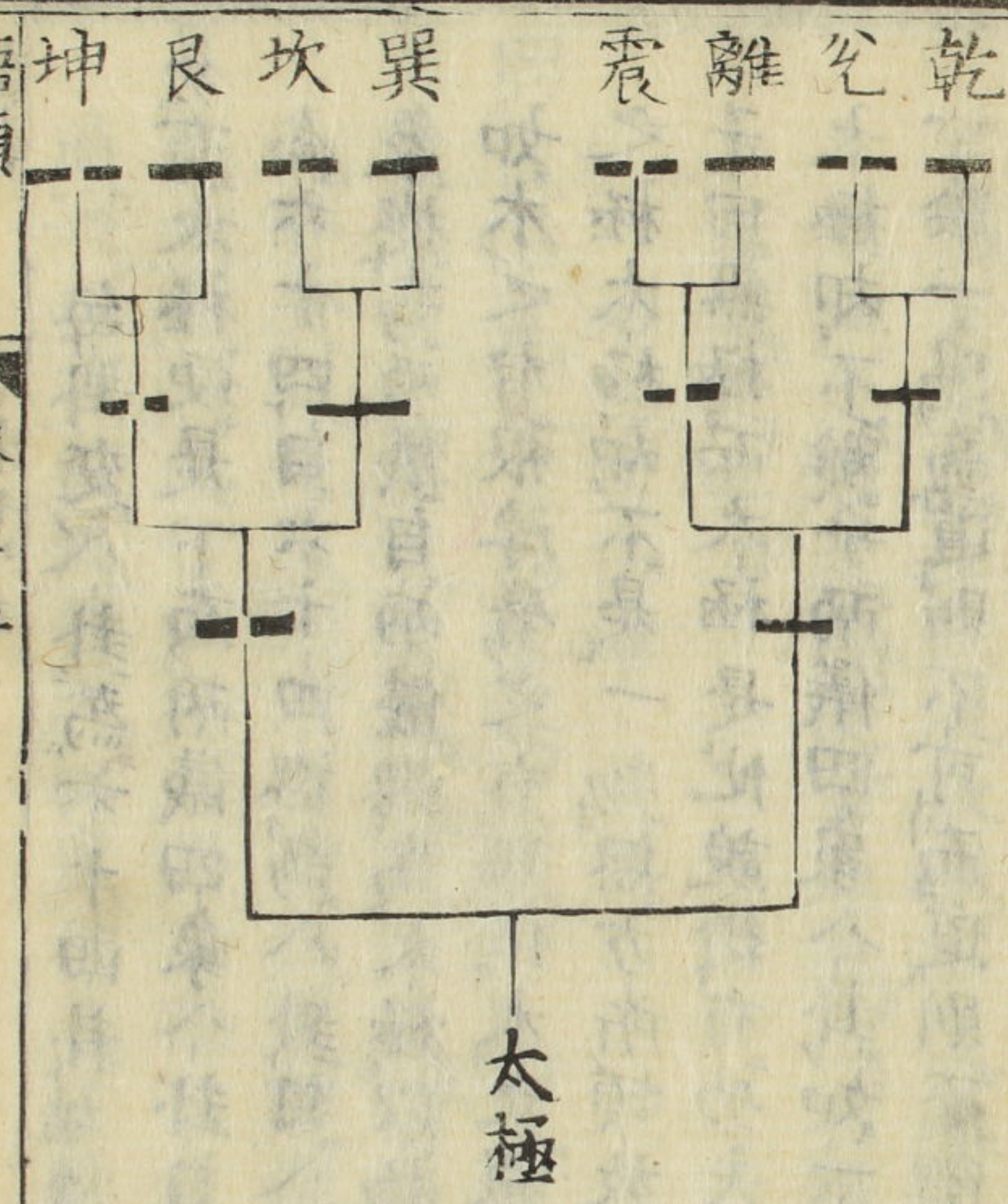
太極中全是一箇善若三百八十四爻中有善有惡皆陰陽變化以後方有賀孫

周子康節說太極和陰陽滾說易中便擡起說周子言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如言太極動是陽動極而靜靜便是陰動時便是陽之太極靜時便是陰之太極蓋太極即在陰陽裏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則先從實理處說若論其生則俱生太極依舊在陰陽裏但言其次序須有這實理方始有陰陽也其理則一雖然自見在事物而觀之則陰陽函太極推其本則太極生陰陽學復問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曰此太極却是為畫卦說當未畫卦前太極只是一箇渾淪底

道理裏面包含陰陽剛柔奇耦無所不有及各畫一奇一耦便是生兩儀再於一奇畫上加一耦此是陽中之陰又於一奇畫上加一奇此是陽中之陽又於一耦畫上加一奇此是陰中之陰是謂四象所謂八卦者一象上有兩卦每象各添一奇或一耦便是八卦嘗聞一朋友說一為儀二為象三為卦四為象如春夏秋冬金木水火東西南北無不可推矣諺曰夫偽同

明之問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白易有太極便有箇陰陽出來陰陽便是兩儀儀匹也兩儀生四象便是一箇陰又生出一箇陽二是一象也一箇陽又生一箇陰二是一象也一箇陰又生一箇陽二是一象也

是一象也一箇陽又生一箇陽二是一象也此謂四象四象生八卦是這四箇象生四陰時便成坎震坤兌四卦生四箇陽時便成巽離艮乾四卦



坤 艮 坎 巽

震 離 兌 乾

語類

每卦變八卦為六十四卦 端蒙

易有太極便是下面兩儀四象八卦自三百八十四爻摠
為六十四自六十四摠為八卦自八卦摠為四象自四
象摠為兩儀自兩儀摠為太極以物論之易之有太極
如木之有根浮屠之有頂但木之根浮圖之頂是有形
之極太極却不是一物無方所頓放是無形之極故周
子曰無極而太極是他說得有功夫處太極之所以為
太極却不離乎兩儀四象八卦如一陰一陽之謂道精
一陰一陽為道則不可而道則不離乎陰陽也 帶
太極如一木生上分而為枝幹又分而生花生葉生生不
窮到得成果子裏面又有半生不窮之理生將出去又
是無限箇太極更無停息只是到成果實時又却少歇

不是止到這裏自合少止正所謂終始萬物莫盛乎艮
艮止是生息之意賀孫
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莫大乎蓍龜人到疑而
不能自明處徃徃便放倒不復能向前動有疑阻既有
卜筮知是吉是凶便自勉勉住不得其所以勉勉者是
卜筮成之也 帶

右第十二章

問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一章曰立象盡意是觀奇耦兩畫
包含變化無有窮盡設卦以盡情偽謂有一奇一耦設
之於卦自是盡得天下情偽繫辭便斷其吉凶爻而通
之以盡利此言占得此卦陰陽老少爻變因其變便有
通之之理鼓之舞之以盡神未占得則有所疑既占則

無所疑自然使得人脚輕手快行得順便如大衍之後
言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佑神定天下之吉
凶成天下之亶亶皆是鼓之舞之之意乾坤其易之緼
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這文是言立象以盡意設
卦以盡情偽易不過只是一箇陰陽奇耦千變萬變則
易之體立若奇耦不交變奇純是奇耦純是耦去那裏
見易易不則則陰陽奇耦之用亦何自而辨問在天地
上如何曰闕天地什麼事此是說易不外奇耦兩物而
已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這是兩截不相
干化而裁之屬前項事謂漸漸化去裁制成變則謂之
變推而行之屬後項事謂推而為別一卦了則通行無
礙故為通舉而措之天下謂之事業便只是定天下之

吉凶成天下之亶亶者極天下之曠者存乎卦謂卦體
之中備陰陽交易之形容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是說
出這天下之動如鼓之舞之相似卦即象也辭即文也
大抵易只是一箇陰陽奇耦而已此外更有何物神而
明之一段却是與形而上之道相對說自形而上謂之
道說至於交通事業却是自至約處說入至粗處去自
極天下之曠者存乎卦說至於神而明之則又是由至
粗說入至約處然而成之不言而信則說得又微矣復
問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聖人設問之辭曰也是如此亦
是言不足以盡意故立象以盡意書不足以盡言故因
繫辭以盡言又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元舊有此語
又曰立象以盡意不獨見聖人有這意思寫出來自是

他象上有這意設卦以盡情偽不成聖人有情又有偽自是卦上有這情偽但今晚不得他那處是為如下云中心疑者其辭支誣善之人其辭游也不知如何是支是游不知那卦上見得沈思久之曰看來情偽只是箇好不好如剝五陰只是要善一箇陽這是不好底情便是偽如復姤臨便是好底卦便是真情學蒙

問立象設卦繫辭是聖人發其精意見於書交通鼓舞是聖人推而見於事否曰是學蒙

變而通之以盡利鼓舞之舞之以盡神立象設卦繫辭皆謂卜筮之用而天下之人方知所以避凶趨吉奮然有所興作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之意故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亶亶者莫大乎蓍龜猶催迫天下之人勉

之為善相似謨

問變而通之如禮樂刑政皆天理之自然聖人但因而為之品節防範以為教於天下鼓舞之舞之蓋有以作興振起之使之遷善而不自知否曰鼓舞之舞之便無所用力自是聖人教化如此又曰政教皆有鼓舞但樂占得分數較多自是樂會如此而不自知因舉橫渠云云巫其舞之盡神者巫從工兩邊人字是取象其舞巫者託神如舞雩之類皆須舞蓋以通暢其和氣達于神明

問鼓舞之舞之以盡神又言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鼓舞恐只是振揚發明底意思否曰然蓋提撕警覺使人各為其所當為也如初九當潛則鼓之以勿用九二當見則鼓之以利見大人若無辭則都發不出了幹

吾類

廿五

言類
卷之十一
九三
鼓之舞之以盡神鼓舞有發動之意亦只如成天下之亶
亶之義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是因易之辭而知吉凶
後如此當

乾坤其易之緼向論不敵緼袍緼是綿絮胎今看此緼字
正是如此取義易是包着此理乾坤即是易之體骨耳

備。人傑錄云緼如緼袍之緼是值胎骨耳

問乾坤其易之緼曰緼是袍中之胎骨子乾坤成列便是
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都成列了其
變易方立其中若只是一陰一陽則未有變易在又曰
有這卦則有變易無這卦便無這易了又曰易有太極
則以易為主此一段文意則以乾坤為主學蒙
乾坤成列易立乎其中矣乾坤只是說二卦此易只是說

易之書與天地定位易行乎其中之易不同行乎其中
者却是說易之道理當

問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是說兩畫之列是說八卦之
列曰兩畫也是列八卦也是列六十四卦也是列學蒙
問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如
易行乎其中此固易曉至如易立乎其中豈非乾坤既
成列之後道體始有所寓而形見其立也有似如有所
立卓爾之立中曰大抵易之言乾坤者多以卦言易立
乎其中只是乾坤之卦既成而易立矣况所謂知有所
立卓爾亦只是不可及之意後世之論多是說得太高
不必如此說蓋卿

乾坤毀此乾坤只言卦方

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只是陰陽卦畫沒這幾箇卦畫憑箇甚寫出那陰陽造化何處更得易來這只是反覆說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只是說撰書求卦更推不

去說做造化之理息也得不若前說較平淵

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易體也乾坤健

形是這形質以上便為道以下便為器這箇分別得最親切故明道云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又曰形以上底

虛渾是道理形以下底實便是器淵

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無

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所以謂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別得一箇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

分別而不相離也謨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是道理事事物物

皆有箇道理器是形迹事事物物亦皆有箇形迹有道

須有器有器須有道物必有則賀孫

形而上謂道形而下謂器這箇在人看始得指器為道固

不得離器於道亦不得且如此火是器自有道在裏纔

形而上者指理而言形而下者指事物而言事事物物皆

有其理事物可見而其理難知即事即物便要見得此

理只是如此看但要真實於事物上見得這箇道理然

後於己有益為人君止於仁為人子止於孝必須就君

臣父子上一見得此理大學之道不曰窮理而謂之格物

只是使人就實處窮竟事事物物上有許多道理窮之

不可不盡也謨

伊川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須着如此說
 曰這是伊川見得分明故云須着如此說形而上者是
 理形而下者是物如此開說方見分明如此了方說得
 道不離乎器器不違乎道處如為君須止於仁這是道
 理合如此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
 慈這是道理合如此今人不解恁地說便不索性兩邊
 說怎生說得通賀孫

問如何分形器曰形而上者是理尤有作用便是形而下
 者開陰陽如何是形而下者曰一物便有陰陽寒暖生
 殺皆見得是形而下者事物雖大皆形而下者堯舜之
 事業是也理雖小皆形而上者祖道
 形而上者謂之道一段只是這一段道理但即形器之本

體而離乎形器則謂之道就形器而言則謂之器聖人
 因其自然化而裁之則謂之變推而行之則謂之通舉
 而措之則謂之事業裁也行也措也都只是裁行措這
 箇道曰是

問化而裁之謂之變曰化是漸漸移將去截斷處便是變
 且如一日是化三十日截斷做一月便是變又曰最是
 律管長短可見胡泳

化而裁之化是因其自然而化裁是人為變是變乎他且
 如一年三百六十月須待一日月漸次進去到那滿時
 這便是化自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聖人去這裏截做
 四時這便是變化不是一日內便頓然恁地底事人之
 進德亦如此三十而立不是到那三十時便立須從十

五志學漸漸化失方到橫渠去這裏說做化而裁之便是這意柔變而趨於剛剛變而趨於柔與這箇意思也只一般自陰來做陽其勢浸長便覺突兀有頭而自陽去做陰這只是漸漸消化去這變化之義亦與鬼神屈伸意相似淵。方子錄云陽化而為陰只是消縮去無痕迹故謂之化陰變而為陽其勢浸長便覺突兀有頭面故謂之變

變化二者不同化是漸化如自子至亥漸漸消化以至於無如自今日至來日則謂之變變是頓斷有可見處橫渠說化而裁之一段好楷

橫渠說化而裁之謂之變一句說得好不知本義中有石曰無但尋常看此一句只如自初九之潛而為九二之見這便是化就他化處截斷便是變曰然化是箇露臺

地去有漸底意思且如而今天氣漸漸地涼將去到得立秋便截斷這已後是秋便是變問如此則裁之乃人事也曰然幹

問化而裁之謂之變又云存乎變是如何曰上文化而裁之便喚做變下文是說變處見得化而裁之如自初一至三十日便是化到這三十日截斷做一月明白便屬後日便是變此便是化而裁之到這處方見得學後化而裁之存乎變只在那化中裁截取便是變如子丑寅卯十二時皆以漸而化不見其化之迹及亥後子時便截取是屬明白所謂變也 個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裁是裁截之義謂如一歲裁為四時一時裁為三月一月裁為三十日一日

言表
我為中二時此是變也又如陰陽兩女自此之彼自彼
之此若不截斷則豈有定體通是通其變將已哉定者
而推行之即是通謂如占得乾之履便是九三乾乾不
怠則是我所行者以此而措之於民則謂之事業也當
化而裁之互是分下頭項推而行之便是見於事如辨與
分命裁和許多事便是化而裁之到敬授人時便是推
而行之學履

問易中多言交通通字之意如何曰處得恰好處便是通
問往來不窮謂之通如何曰處得好便不窮通便不窮
不通便窮問推而行之謂之通如何曰推而行之便通
這上行將去且如亢龍有悔是不通了處得來無悔便
是通變是然時就事上說通是然上面處得行處說故

曰通其變只要常教流通不窮問如貧賤富貴夷狄患
難這是變行也富貴行乎貧賤行乎夷狄行乎患難至
於無入而不自得便是通否曰然

右第十二章

語類卷第七十五終

朱子語類卷第七十六

周易十二

繫辭下

問：今卦成列，只是說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先生解云：之類如何？曰：所謂成列者，不止只論此橫圖，若乾南坤北，又

是一列，所以云之類。學履問：今卦成列，象在其中矣。象只是乾兌離震之象，未說到天地雷風處。否曰：是然。今卦是一項看象在其中，又是逐箇看。又問：成列是自一奇一耦畫到三畫處，其中逐一分，便有乾兌離震之象否？曰：是。學履

問：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變字是揲卦爻之有往來交錯者。言動字是專指占者所



值當動底爻象而言否曰變是就剛柔交錯而成卦爻
上言動是專主當占之爻言如二爻變則占者以二爻
為主這上爻便是動處如五爻變一爻不變則占者以
不變之爻為主則這不變者便是動處也學履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此兩句亦相對說到
柔者陰陽之質是移易不滯之定體故謂之本若剛變
為柔柔變為剛便是變通之用當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便與變化者進退之
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是一樣剛柔兩箇是本變通
只是其往來者學履
吉凶者貞勝者也這一句故好看這箇物事常在這裏相
勝一箇吉便有一箇凶在後面來這兩箇物事不是一

定住在這裏底物各以其所正為常正是說他當然之
理蓋言其本相如此與利貞之貞一般所以說利貞者
性情也橫渠說得別他說道貞便能勝得他如此則下
文三箇貞字說不通這箇只是說吉凶相勝天地間一
陰一陽如環無端便是相勝底道理陰符經說天地之
道浸故陰陽勝浸字最下得妙天地間不陸頓恁地陰
陽勝又說那五箇物事在這裏相生相尅曰五賊在心
施行於天用不好心去看他便都是賊了五賊乃言五
性之德施行於天言五行之氣陳子昂感遇詩亦略見
得這般意思大槩說相勝是說他常底他以本相為常
淵

問吉凶者貞勝者也貞字便是性之骨曰貞是常恁地便

是他本相如此

猶言附子者貞熱者也龍腦者貞寒者也

天下只有箇吉凶

常相往來陰符云自然之道靜故萬物生天地之道浸

故陰陽勝極說得妙靜能生動浸是漸漸恁地消去又

漸漸恁地長天地之道便是常恁地示人陰符經云天

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學蒙

貞常也陰陽常只是相勝如子以前便是夜勝晝子以後

便是晝勝夜觀是示人不窮貞夫一者也天下常只是

有一箇道理又曰須是看教字義分明方看得下落說

也只說得到偏傍近處貞便是他體處常常如此所以

說利貞者性情也確

貞只是常吉凶常相勝不是吉勝凶便是凶勝吉二者常

相勝故曰貞勝天地之道則常示日月之道則常明天

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天下之動雖不齊常有一箇是底

故曰貞夫一陰符經云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

地之道浸故剛柔勝若不是極靜則天地萬物不生浸

者漸也天地之道漸漸消長故剛柔勝此便是吉凶貞

勝之理這必是一箇識道理人說其他多不可曉似此

等處特然好文蔚

問吉凶貞勝一段橫渠說何如曰說真勝處巧矣却恐不

如此只伊川說作常字甚佳易傳解此字多云正固固

乃常也但不曾發出貞勝之理蓋吉凶二義無兩立之

理迭相為勝非吉勝凶則凶勝吉矣故吉凶常相勝錄云理

自如此所以訓貞字作常者貞是正固只一正字盡貞

字義不得故又着一固字謂此雖是正又須常固守之

然後為貞在五常屬智孟子所謂知之實知斯二者弗
 去是也正是知之固是守之徒知之而不能守之則不
 洞是知之又固守之蓋貞屬冬木抵北方必有兩件事
 皆如此莫非自然言之可笑如朱雀青龍白虎只一物
 至玄武便龜蛇二物謂如冬至前四十五日屬今年後
 四十五日便屬明年夜分子時前四刻屬今日後四刻
 即屬來日耳錄畧

問張子貞勝之說曰此雖非經意然其說自好便只行得
 他底說有甚不可大凡看人解經雖一時有與經意稍
 遠然其說底自是一說自有有用處不可廢也不特後人
 古來已如此如元亨利貞文王重卦只是大亨利於守
 正而已到夫子却自解分作四德看文王卦辭當看文

王意思到孔子文言當看孔子意思豈可以一說為是
 一說為非俗

問爻者效此者也曰爻是兩箇交又看來只是交變之義
 卦分明是將一片木畫掛於壁上所以為卦

問爻也者效此者也是效乾坤之變化而分六爻象也者
 像此者也是象乾坤之虛實而為奇耦曰像此效此此
 便是乾坤象只是像其奇耦學象

先生問如何是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或曰陰陽老少
 在分著揲卦之時而吉凶乃見於成卦之後曰也是如
 此然內外字猶言先後微顯學履

功業見乎變是就那動底爻見得這功業字似吉凶生大
 業之業猶言事變庶幾相似學履

聖人之情見乎辭下連接說天地大德曰生此不是相連
乃各自說去聖人之大寶曰位後世只為這兩箇不相
對有位底無德有德底無位有位則事事做得淵
守位曰仁釋文仁作人伯恭尚欲擔當此以為當從釋淵
問人君臨天下大小之事只言理財正辭如何曰是因上
文而言聚得許多人無財何以養之有財不能理又不
得正辭便只是分別是非又曰教化便在正辭裏面長
理財正辭禁非是三事大槩是辨別是非理財言你底還
你我底還我正辭言是底說是不是底說不是猶所謂
正名淵

右第一章

仰則觀象於天一段只是陰陽奇耦閑祖

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身遠取物仰觀天俯察地只
是一箇陰陽聖人看這許多般事物都不出陰陽兩字
便是河圖洛書也則是陰陽粗說時即是奇耦聖人却
看見這箇上面都有那陰陽底道理故說道讀易不可
恁逼按他歐公只是執定那仰觀俯察之說便與河圖
相礙遂至不信他淵

伏羲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那時未有文字只是仰觀俯
察而已想得聖人心細雖以鳥獸羽毛之微也盡察得
有陰陽今人心粗如何察得或曰伊川見兔曰察此亦
可以畫卦便是此義曰就這一端上亦可以見凡草木
禽獸無不有陰陽鯉魚脊上有三十六鱗陰數龍脊上
有八十一鱗陽數龍不會見鯉魚必有之又龜背上文

中間一簇成五段文兩邊各插四段共成八段子八段之外兩邊周圍共有二十四段中間五段者五行也兩邊插八段者八卦也周圍二十四段者二十四氣也箇箇如此又如草木之有雌雄銀杏桐楮牝牡麻竹之類皆然又樹木向陽處則堅實其背陰處必虛軟男生必伏女生必偃其死於水也亦然蓋男陽氣在背女陽氣在腹也楊子雲太玄云觀龍虎之文與龜鳥之象謂二十八宿也個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盡於八卦而震巽坎離艮兌又摠於乾坤曰動曰陷曰止皆健底意思曰入曰麗曰悅皆順底意思聖人下此八字極狀得八卦情盡淳○可學錄云蓋字有義蓋取諸益等蓋字乃模樣是恁地黃帝堯舜氏作到這時候合當如此變易窮則變道理亦

如此垂衣裳而天下治是大變他以前底事十三卦是大槩說則這箇幾卦也自難曉淵使民不倦須是得一箇人通其變若聽其自變如何得續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天下事有古未之為而後人為之因不可無者此類是也如年號一事古所未有後來既置便不可廢胡文定却以後世建年號為非以為年號之美有時而窮不若只作元年二年此殊不然三代以前事迹多有不可改者正緣無年號所以事無統紀難記如云某年王某月箇箇相似無理會處及漢既建年號於是事乃各有紀屬而可記今有年號猶自姦偽百出若只寫一年二年三年則官司詞訟簿曆憑何而決少間都無理會處嘗見前輩說有兩家

手由地甲家買在元祐幾年之家買在前甲家遂將元字改擦作嘉字之家則將出文字又在嘉祐之先甲家遂又將嘉祐字塗擦作皇祐有年號了猶自披入如此無後如何備

結繩今溪洞諸蠻猶有此俗又有刻板者凡年月日時以至入馬粮草之數皆刻板為記都不相亂備

右第二章

林安知問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西句莫只是解箇象字否曰象是解易字像又是解象字材又是解象字末句意亦然義剛

易也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只是髣髴說不可求得太深程先生只是見得道理多後却須將來寄搭在上句說淵

易者象也是揔說說言易不過只是陰陽之象下云像也材也天下之動也則皆是說如上句象字學履

右第二章

二君一民試教一箇民有兩箇君看是甚模樣淵

右第四章

天下何思何慮一句便是先打破那箇思字却說同歸殊塗一致百慮又再說天下何思何慮謂何用如此憧憧往來而為此朋從之思也日月寒暑之往來尺蠖龍蛇之屈伸皆是自然底道理不往則不來不底則亦不能伸也今之為學亦只是如此精義入神用力於內乃所以致用乎外利用安身求利於外乃所以崇德乎內只是如此做將去雖至於窮神知化地也亦只是德盛仁

言類
七
熟之所致何思何慮之有謨

問天下同歸殊塗一致百慮何不一云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曰也只一般但他從上說下自合如此學象

乾乾不息者體日往月來寒來暑往者用有體則有用有用則有體不可分先後說

天下何思何慮一段此是言自然而然而然如精義入神自然致用利用安身自然崇德節

問天下同歸而殊塗一章言萬變雖不同然皆是一理之中所有有底不用安排曰此只說得一頭尺蠖若不屈則不信得身龍蛇若不蟄則不伏得氣如何存得身精義入神疑與行處不相關然而見得道理通徹乃所以致用利用安身亦疑與崇德不相關然而動作得其理

則德自崇天下萬事萬變無不有感通往來之理又曰日往則月來一段乃承上文懂懂往來而言往來皆人所不能無者但懂懂則不可學象

尺蠖之屈以求信龍蛇之蟄以藏身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大凡這箇都是一屈一信一消一息一往一來一闔一闢大底有大底闔闢消息小底有小底闔闢消息皆只是這道理

或問尺蠖之屈以求信也伊川說是感應如何曰屈一屈便感得那信底信又感得那屈底如呼吸出入往來是尺蠖屈便要伸龍蛇蟄便要存身精義理無毫釐絲忽之差入那神妙處這便是要出來致用外面用得利而身安乃所以來自崇德致用之用即是利用之

用所以橫渠云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事豫吾內言曾到這裏面來

○至錄畧

且如精義入神如何不思那致用底却不必思致用底是事功是効驗

入神是到那微妙人不知得處一事一理

利用安身令人循理則自然安利不循理則自然不安利升卿

未之或知是到這裏不可奈何窮神知化雖不從這裏面出來然也有這箇意思

窮神知化德之盛也這德字只是上面崇德之德德盛後便能窮神知化便如聰明睿知皆由此出自誠而明相

似淵

窮神知化化是逐些子挨將去底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節節挨將去便成一年這是化神是一箇物事或在彼或在此當在陰時全體在陰在陽時全體在陽都只是這一物兩處都在不可測故謂之神橫渠言一故神兩故化又注云兩在故不測這說得甚分曉

問非所因而困焉名必辱大意謂石不能動底物學蒙錄

不得底自是不須去動却只管去用力徒自困耳學蒙錄

且事言有着力不得處若只管着力去做小間做不成他人却道自家無能便是辱了或曰若在其位則只得做曰自白父意謂不可做底便不可入頭去做學蒙錄

公用射隼孔子是發出言外意學蒙

問危者以其位為可安而不知戒懼故危亡者以其存為
可常保是以亡亂者是有其治如有其善之有是以
亂曰其舊也如此說看未保字說得較牽強只是常有
危亡與亂之意則可以安其位保其存有其治

易曰知幾其沛乎便是這事難如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
道危行言危今有一樣人其不畏者又言過於直其畏
謹者又縮做一團更不敢說一句話此便是不曉得那
幾若知幾則自中節無此病矣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
瀆蓋上交貴於恭恭則便近於諂下交貴和易和則便
近於瀆蓋恭與諂相近和與瀆相近只爭此字便至於
流也個

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下面說幾最要着箇幾字只爭

此字凡事未至而空說道理易見事已至而顯然道理
也易見惟事之方萌而動之微處此最難見或問幾者
動之微何以獨於上交下交言之曰上交要恭遜才恭
遜便不知不覺有箇諂底意思在裏下交不瀆亦是如
此所謂幾者只才覺得近諂近瀆便勿令如此此便是
知幾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漢書引此句言下有
凶字當有凶字個

蓋人之情上交必諂下交必瀆所爭只是此字能於此而
察之非知幾者莫能上交着此取奉之心下交
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處理
會若到發出處更怎生奈何所以聖賢說謹獨便是
要就幾微處理會賀孫

魏問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曰似是瀆字漢書說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似說得是幾自是有善有惡君子見幾亦是見得方舍惡從善不能無惡又曰漢書上添字如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自經於溝瀆而人莫之知也添箇人字似是賀孫

知微知彰知柔知剛是四件事學履

問伊川作見微則知彰矣見柔則知剛矣其說如何曰也好看來只作四件事亦自好既知微又知彰既知柔又知剛言其無所不知所以為萬民之望也學履其殆庶幾乎殆是幾乎之義又曰是近又曰殆是危殆者是爭此字底意思又曰或以幾字為因上文幾字而言但左傳與孟子庶幾兩字都只做近字說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今人只知知之未嘗復行為難殊不知有不善未嘗不知是難處今人亦有說道知得這箇道理及事到面前又却只隨私欲做將去前所始者都自忘了只為是不曾知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直是顏子天資好如至清之水纖芥必見蓋卿

天地氤氳言氣化也男女構精言形化也端蒙

天地細縕萬物化醇致一專一也惟專一所以能細縕若不專一則各自相離矣化醇是已化後化生指氣化而言草木是也

致一、是專一之義程先生言之詳矣天地男女都是兩箇方得專一若三箇便乱了三人行成了一箇則是兩箇

便專一，一人行得其友，成兩箇便專一。程先生說初與二、三與上、四與五皆兩相與，自說得好。初二、二陽四五皆兩相與，學蒙。

橫渠云：艮三索而得男，乾道之所成；兌三索而得女，坤道之所成。所以損有男女構精之義，亦有此理。

右第五章

乾坤易之門，不是乾坤外別有易，只易便是乾坤。乾坤便是易，似那兩扇門相似，一扇開便一扇閉，只是一箇陰陽做底。如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

問：乾坤易之門，門者是六十四卦皆由是出，如兩儀生四象，只管生出，邪為是取闔闢之義，邪曰只是取闔闢之義，六十四卦只是這一箇陰陽闔闢而成。但看他下文

云：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便見得只是這兩箇。孝蒙。

乾陽物，坤陰物，陰陽形而下者，乾坤形而上者，道夫天地之撰，即是說他做處。淵○箇錄云

問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是指繫辭而言，是指卦名而言。曰他後面兩三番說名，後又舉九卦說，看來只是謂卦名，又曰繫辭自此以後皆難曉，學蒙。

於稽其類，一本作於稽。其類又一本於作鳥，不知如何曰，但不過是說稽考其事類。

其衰世之意，那伏羲畫卦時，這般事都已有，只是未曾經歷到文王時，世變不好，古來未曾有底事，都有了他。一一經歷這崎嶇萬變過來，所以說出那卦辭，如箕子

之明夷如八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此若不
經歷如何說得淵

彭往察來往者如陰陽消長來者事之未來吉凶個未嘗

問彭往察來如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相似往是已定底如

天地陰陽之變皆已見在這卦上了來謂方來之變亦

皆在這上曰是學蒙

微顯聞幽者不可見便就這顯處說出來顯者便就上

面尋其不可見底教人知得又曰如顯道神德行相似

學蒙

微顯聞幽便是顯道神德行德行顯然可見者道不可見

者微顯聞幽是將道來事上看言那箇雖是麤底然皆

出於道義之蘊潛龍勿用顯也陽在微顯所以聞幽聞

下也只是就兩頭說

幽所以微顯只是一箇物事個

將那道理來事物上與人看就那事物上推出那裏面有

這道理微顯聞幽

右第六章

因論易九卦云聖人道理只在口邊不是安排來如九卦

只是偶然說到此而今人便要說如何不說十卦又如

何不說八卦便從九卦上起義皆是胡說且如履德之

基只是要以踐履為本謙德之柄只是要謙退若處患

難而矯亢自高取禍必矣履德之本如孟子所謂自反

困德之辨困而通則可辨其是困而不通則可辨其非

損是懲忿窒慾益是修德益令廣大巽德之制巽以行

權巽只是低心下意要制事須是將心入那事裏面去

順他道理方能制事若心虛只從事皮膚上綽過如此行權便不錯了巽伏也入也學家

三陳九卦初無他意觀上面其有憂患一句便見得是聖人說處憂患之道聖人去這裏偶然看見這幾卦有這箇道理所以就這箇說去若論到底巽蹇皆是憂禍患底事何故却不說以此知只是聖人偶然去這裏見得有此理便就這裏說出聖人視易如雲行水流初無定相不可確定他在易之序履卦當在第十上面又自不說乾坤端

鄭仲履問易係云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如何止取九卦曰聖人論處憂患偶然說此九卦爾天下道理只在聖人口頭開口便是道理偶說此九卦意思自足若更添一

卦也不妨更不說一卦也不妨只就此九卦中亦自儘有道理且易中儘有處憂患底卦非謂九卦之外皆非所以處憂患也若以因為處憂患底卦則也蹇非處憂患而何觀聖人之經正不當如此後世拘於象數之學者乃以為九陽數聖人之舉九卦合此數也尤泥而不通矣既論九卦之後因言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蓋知

三說九卦是聖人因上面說憂患故發明此一項道理不必深泥如困德之辯若說蹇也亦可蓋偶然如此說本抵易之書如雲行水流本無定相確定說不得揚子雲

太玄一爻吉一爻凶相間排將去七百三十贊乃三百六十五日之晝夜晝爻吉夜爻凶又以五行參之故吉凶有深淺毫髮不可移此可為典要之書也聖人之易則有變通如此卦以陽居陽則吉他卦以陽居陽或不為吉此卦以陰居陰則凶他卦以陰居陰或不為凶此不可為典要之書也方子

問巽何以為德之制曰巽為資資巽多作斷制之象蓋巽字之義非順所能盡乃順而能入之義謂巽一陰入在二陽之下是入細直徹到底不只是到皮子上如此方能斷得殺若不見得盡如何可以行權帶

問井德之地曰井有本故澤及於物而井未嘗動故曰居其所而遷如人有德而後能施以及人然其德性未嘗

動也井以辯義如人有德而其施見於物自有斟酌度度確

損先難而後易如子產為政鄭人歌之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人復歌而誦之蓋事之初在我亦有所勉強在人也亦有所難堪又之當事理順人心這裏方易便如利者義之和一服義是一箇斷制物事恰似不和久之事得其宜乃所以為和如萬物到秋許多嚴凝肅殺之氣似可畏然萬物到這裏若不得此氣收斂凝結許多生意又無所成就其難者乃所以為易也益長裕而不設長裕只是一事但充長自家物事教寬裕而已困窮而通此因困卦說澤無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蓋此是致命遂志之時所以困彖曰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

言其惟君子乎蓋處困而能說也困而寡怨是得其處
困之道故無所怨於天無所尤於人若不得其道則有
所怨尤矣井居其所而遷井是不動之物然其水却流
行出去利物井以辨義辨義謂安而能慮蓋守得自家
先定方能辦事之是非若自家心不定事到面前安能
辨其義也巽稱而隱巽是箇卑巽底物事如兌見而巽
伏也自是箇隱伏底物事蓋巽一陰在下二陽在上陰
初生時已自稱量得箇道理了不待顯而後見如事到
面前自家便有一箇道理處置他不待發露出來如云
尊者於已踰等不敢問其年蓋才見箇尊長底人便自
不用問其年不待更計其年然後方稱量合問與不合
問也稱而隱是巽順恰好底道理有隱而不能稱量者

有能稱量而不能隱伏不露形迹者皆非巽之道也巽
德之制也巽以行權都是此意個

問巽稱而隱曰以巽以行權觀之則稱字宜音去聲為稱
物之義又問巽有優游巽入之義權是仁精義熟於事
能優游以入之意曰是又曰巽是入細底意說在九卦
之後是个卦事了方可以行權其前時以稱揚為說錯
了學象

問巽稱而隱隱字何訓曰隱不見也如風之動物無物不
久但見其動而不見其形權之用亦猶是也昨得潘恭
叔書說滕文公問間於齊楚與竭九以事大國兩段注
云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効死勿去者義也義字當改
作經思之誠是蓋義便近權如或可如此或可如彼皆

義也經則一定而不易既對權字須着用經字個

問并以辨義曰只是井居其所而遷大小多寡施之當當

或問井以辨義之義曰井居其所而遷又云井德之地也

蓋井有定体不動然水却流行出去不窮猶人心有持

守不動而應變則不窮也德之地也地是那不動底地

頭一本云是指又曰佛家有函蓋乾坤句有隨波逐流

句有截斷衆流句聖人言語亦然如以言其遠則不禦

以言其近則靜而正此函蓋乾坤句也如井以辨義等

句只是隨道理說將去此隨波逐流句也如復其見不

地之心神者妙萬物而為言此截斷衆流句也個

才知問巽以行權曰權之用便是如此見得道理精熟後

於物之精微委曲處無處不入所以說巽以行權個

問巽以行權權是逶迤曲折以順理否曰然巽有入之義

巽為風如風之入物只為巽便能入義理之中無細不

入又問巽稱而隱隱亦是入物否曰隱便是不見處

鄭仲履問巽以行權恐是神道曰不須如此說巽只是孝

順低心下意底氣象人至行權處不必巽順如何行得

右第七章

問易之所言无非天地自然之理人生日用之所不能須

更離者故曰不可遠曰是學蒙

既有典常是一定了占得這爻了吉凶自定便是有典常

易不可為典要易不是確定硬本子揚雄太玄却是可為典要他排定三百五十四贊當晝三百五十四贊當夜晝底吉夜底凶吉之中又自分輕重凶之中又自分輕重易却不然有陽居陽又而吉底又有凶底有陰居陰又而吉底又有凶底有有應而凶底是

不可為典要之書也是有那許多變所以如此淵問據文勢則內外使知懼合作使內外知懼始得曰是此不知這兩句是如何硬解時也解得去但不曉其意是說底上卡文意都不相屬又曰上文說不可為典要下文又說既有典常這都不可曉當猶言常理學家使知懼便是使人有戒懼之意易中說如此則吉如此則

凶是也既知懼則雖無師保一似臨父毋相似常恁地戒懼淵

右第八章

其初難知至非其中又不備若解也硬解了但都曉他意不得這下面却說一箇噫字都不成文章不知是如何後面說二與四同功三與五同功却說得好但不利益若也曉不得學蒙

問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又不備曰這樣處曉不得某常疑有闕文先儒解此多以為互体如屯卦震下坎上就中間四爻觀之自二至四則為坤自三至五則為艮故曰非其中又不備互体說漢儒多用之左傳中一處說占得觀卦處亦舉得分明看來此說亦不可廢

問其要無咎其用柔中也近君則當柔而遠去則當有強
教剛與之象始得此二之所以不利然而居中所以无
咎也是恁地說

問上下貴賤之位何也曰四二則四貴而二賤五三則五
貴而三賤上初則上貴而初賤上雖無位然本自是貴重
所謂貴而無位高而無民在入君則為天子父天子師
在他人則清高而在物外不與事者此所以為貴也錄

右第九章

問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曰道
有變動不是指那陰陽老少之變其說卦中變動如乾
卦六畫初潛二見三惕四躍這箇便是有變動所以謂

之爻爻中自有等差或高或低或遠或近或貴或賤
皆謂之等易中便可見如說遠近相取而悔吝生近而
不相得則凶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二多譽四多懼近也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又曰
列貴賤者存乎位皆是等也物者想見古人占卦必有
箇物事名為物而今亡矣這箇物是那列貴賤辨尊卑
底物相雜故曰文如有君又有臣便為君臣之文是兩
物相對待在這裏故有文若相離去不相干便不成文
矣卦中有陰爻又有陽爻相間錯則為文若有陰無陽
有陽無陰如何得有文學履

右第十章

其辭危是有危懼之意故危懼者能使之安去慢易者能

使之傾覆易之書於萬物之理無所不具故曰百物不
廢其要是約要之義若作平聲則是要其歸之意又曰
要去聲是要忌地要平聲是這裏取那裏意思又曰其
要只欲无咎

右第十一章

或問乾是至健不息之物經歷艱險處多雖有險處皆不
足為其病自然足以進之而無難否曰不然舊亦嘗如
此說覺得終是硬說易之書本意不如此正要人知險
而不進不說是我至健順了凡有險阻只忌冒進而無
難如此大非聖人作易之意觀上云易之興也其當
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至此之謂易之道也看他此語
但是恐懼危險不敢輕進之意乾之道便是如此卦中

皆然所以多說見險而能止如需卦之類可見易之道
正是要人知進退存亡之道若是冒險前進必陷於險
是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豈乾之道邪惟其至
健而知險故止於險而不陷於險也又曰此是就事
上說又曰險與阻不同險是自上視下見下之險故不
敢行阻是自下觀上為上所阻故不敢進備。學後
問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至知阻曰不消先說健順好
底物事自是知險阻恰如良馬他才遇險阻便自不
去了如人臨懸崖之上若說不怕險要跳下來必跌殺
良久又曰此段專是以憂患之際而言且如健當憂患
之際則知險之不可乘順當憂患之際便知阻之不可
越這都是當憂患之際處憂患之道當如此因憂患左

生那知險知阻若只就健順上看便不相似如下文說
危者使平易者使傾能說諸心能研諸慮皆因憂患說
大要乾坤只是循理而已他若知得前有險之不可乘
而不去則不陷於險知得前有阻之不可冒而不去則
不困於阻若人不循理以私意行乎其間其過乎剛者
雖知險之不可乘却硬要乘則陷於險矣雖知阻之不
可越却硬要越則困於阻矣只是順理便無事又問在
入固是如此以天地言之則如何曰在天地自是無險
阻這只是大綱說箇乾坤底意思如此又曰順自是畏
謹宜其不越夫阻如健却宜其不畏險然却知險而不
去蓋他當憂患之際故也又問簡易曰若長是易時更
有甚麼險他便不知險矣若長是簡時更有甚麼阻他

便不知阻矣只是當憂患之際方見得個

乾天下之至健更着思量看來聖人無自險之事道是知
險便不進向前去又曰他只是不直撞向前自別有下
箇路去如舜之知子不肖則以天下授禹相似又曰這
只是說剛健之理如此真硬去天地上說

因說乾坤知險阻非是說那定位底險阻只是箇至健底
物自是見那物事皆低是坤至順底物自是見那物事都
大敬子云如云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信於萬物之上相
似曰然如云瞻欲大而心欲小至健恒易以知險如瞻
欲大至順恒簡以知阻如心欲小又如云本心則天而
道小心則畏義而簡相似李云如入欲渡若風濤洶湧
未有要緊不渡也不妨萬上有君父之急也只得渡

固是如此只是未說到這裏在這箇又是說處那險阻
聖人固自有道以處之這裏方說知險阻知得了方上
處他問如此則乾之所見無非險阻之所見無非阻矣
曰不然他是至健底物自是見那物事底如人下山放
自上而下但見其險而其行也易坤是至順底物則自
下而上但見其阻險阻只是一箇物事一是自上而視
下一是自下而視上若見些小險便止了不敢去安足
為健若不顧萬仞之險只恁從上面插將下此又非所
以為乾若見些小阻便止了不敢上去固不是坤若不
顧萬仞之阻必欲上去又非所以為坤說險阻與
本義異。個
乾健而以易臨下故知下之險險底意思在下坤順而以
簡敬上故知上之阻阻是自家低他却高底意思自上

面下來到那去不得處便是險自下而上上到那去不
得處便是阻易只是這兩箇物事自東而西也是這箇
自西而東也是這箇左而右右而左皆然淵
因言乾坤簡易知險知阻而曰知險阻便不去了惟其簡
易所以知險阻而不去敬子云今行險徼倖之人雖知
險阻而猶冒昧以進惟乾坤德行本自簡易所以知險
阻備
問乾常易以知險坤常簡以知阻曰乾健則看什麼物都
刺音辣將過去坤則有阻處便不能進故只是順如上
壘相似上不得自是住後復云前說差字乾雖至健
知得險了却不下去坤雖至
順知得阻了却更不上去以人事言之若健了一向進去
做甚收殺或錄云乾到險處便止不行所以為常易
學

又說知險知阻曰舊因登山而知之，自上而下則所見為險，自下而上則所向為阻。蓋乾則自上而下，坤則自下而上。健則遇險亦易，順則遇阻亦簡。然易則可以濟險，而簡亦有可涉阻之理。營

因登山而得乾坤險阻之說，尋常將險阻作一箇意思，其實自高而下愈覺其險，乾以險言者如此，自下而升自是阻礙在前，坤以阻言者如此。謨

自山下上，山為阻，故損坤而言自中上觀山，下為險，故指乾而言敬仲。

易只是一陰一陽做出許多樣事，夫乾夫坤一段也，似上面知太始作成物意思，說諸心只是見過了便說這箇屬陽研諸慮是研窮到底似那安而能慮，直是子細這

箇屬陰定吉凶是陽成，成疊疊是陰便是上面作成物三以做事言之，吉凶未定時人自意思懶散不肯做去，吉凶定了他自勉勉做將去，所以陽陰大率陽是輕清底物事之輕清底屬陽，陰是重濁底物事之重濁者屬陰，成疊疊是做將去。淵

能說諸心乾也能研諸慮坤也，說諸心有自然底意思故屬陽，研諸慮有作為意思故屬陰，定吉凶乾也，成疊疊坤也，事之未定者屬乎陽，定吉凶所以為乾，事之已為者屬陰，成疊疊所以為坤，大抵言語兩端處皆有陰陽，如開物成務，開物是陽，成務是陰，如致知力行，致知是陽，力行是陰，周子之書屢發此意，推之可見。謨能說諸心能研諸慮方始能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疊

疊凡事見得通透了自然歡說既說諸心是理會得了
於事上便審一審便是研諸慮研是更去研磨定天下
之吉凶是剖判得這事成天下之疊疊是做得這事業
學蒙

問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曰上兩句只
說理如此下兩句是人就理上知得在陰陽則為變化
在人事則為不為吉事自有祥兆惟其理如此故於變
化云為則象之而知已有之器於吉事有祥則占之而
知未然之事也又問器字是凡見於有形之實事者皆
為器否曰易中器字是恁地說學履

變化云為是明吉事有祥是幽象事知器是人事占事知
來是筮象事知器是人做這事去占事知來是他方有

箇禎祥這便占得他如中庸言必有禎祥見乎蓍龜之
類吉事有祥凶事亦有類

問易書之中有許多變化云為又吉事皆有休祥之應所
以象事者於此而知器占事者於此而知來曰是

天地設位四句說天人合處天地設位便聖人成其功能
人謀鬼謀則雖百姓亦可以與其能成能與與能雖大
小不自然亦是小小底造化之功用然百姓與能却須
因著龜而方知得人謀鬼謀如謀及乃心庶人卜筮相
似淵

百姓與能與字去聲他無知因卜筮便會做得事便是與
能人謀鬼謀猶洪範之謀及卜筮鄉士庶人相似學蒙
小卦以象筮以後說得叢雜不知如何學蒙

問八卦以象告至失其守者其辭屈一段切疑自吉凶可見矣而上只是總說易書所載如此自變動以利言而下則專就人占時上說曰然又問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是如何曰此疑是指占法而言想古人占法更多今不見得蓋遠而不相得則安能為善惟切近不相得則凶害便能相及如一箇凶人在五湖四海之外安能害自家若與之為隣近則有害矣又問此如今人占火珠林課底若是帝神動與世不相干則不能為害惟是克世應世則能為害否曰恐是這樣意思學履

中心疑者其辭支中心疑故不敢說殺其辭支者如木之有殺開兩歧去德輔云思曰睿學而不思則罔蓋亦弗

思而已矣豈有不可思惟之理曰固是若不可思惟則聖人著書立言於後世何用德輔

右第二十二章

語類卷七十六終

朱子語類卷第七十七

周易十三

說卦

贊於神明猶言溶於人相似謂為人所溶也贊於神明神
 明所贊也聖人用於字恁地用不然只當說幽贊神明
 此却是說見助於神明淵
 贊只是贊化育之贊不解便說那贊命於神明這只說道
 他為神明所贊所以生出這般物事來與入做卦淵
 生若便是大衍之數五十如何恰限生出百莖物事教人
 做筮用到那三天兩地方是取數處有得來陰陽剛柔
 四字陰陽指一老剛柔指一少淵
 問參天兩地舊說以為五生數中天參地兩不知其說如

語類

卷七

二十五

何曰如此只是三天兩地不見參兩之意參天者參而
三之兩地者兩之也以三也方負而言則七八九六之
數都自此而起問以方負而言參兩如天之負徑一則
以圖三而參之地之方徑一則以圖四而兩之否曰然
餘

問參天兩地而倚數曰天圓得數之三地方得數之四
畫中有三畫三畫中參之則為九此天之數也陽道常
饒陰道常乏地之數不能為三止於兩而已三而兩之
為六故六為坤偽

參天兩地而倚數一箇天參之為三一箇地兩之為二
三為九三二為六兩其三三其二為八兩其二二其三
為七二老為陰陽二少為柔剛是往參陽之參 兼三

才而兩之初剛而二柔按下二二於三仁而四義
於三極五陽而上陰按上二二於三極為天陽化為陰只恁地消
縮去無痕迹故謂之化陰變為陽其勢浸長便較突尤
有頭面故謂之變陰必於陽氣理數皆如此用全用半
所以不同至

參天兩地而倚數此在撰著上說參者元是箇三數底物
事自家從而三之兩者元是箇兩數底物事自家從而
兩之雖然却只是說得箇二在末見得成何數倚數云
者似把幾件物事換放這裏如已有三數更把箇三數
倚在這裏成六又把箇三數物事倚在此成九兩亦如
之淵

一箇天參之則三一箇地兩之則二數便從此起此與大

衍之數五十各自說一箇道理不須各來看然要合也
合得一箇三一箇二衍之則成十便是五十淵

天下之數都只始於三二謂始陽數九只是三三而九之

陰數六只是三二而六之故孔子云三天兩地而倚數

此數之本也康節却云非天地之正數是他見得不盡

康節却以四為數家

倚數倚是靠在那裏且如先得箇三又得箇三只成六更

得箇三方成九若得箇二却成八恁地倚得數出來有

入說參作三謂一三五兩謂二四一三五固是天數二

四固是地數然而這却是積數不是倚數淵

問觀變於陰陽而立卦觀變是就著數上觀否曰恐只是

就陰陽上觀未用說到著數處履

觀變於陰陽且統說道有幾畫陰幾畫陽簡甚卦發揮

剛柔却是就七八九六上說初間做這卦時未曉得是

變與不變及至發揮出剛柔了方知這是老陰少陰那

是老陽少陽淵

問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既有卦則有

爻矣先言卦而後言爻何也曰自作易言之則有爻而

後有卦此却似自後入觀聖人作易而言方其立卦時

只見是卦及細別之則有六爻問陰陽剛柔一也而別

言之何也曰觀變於陰陽近於造化而言發揮剛柔近

於人事而言且如泰卦以卦言之只見得小往大來陰

陽消長之意又裏面便有包荒之類翰

問近見先生易詩云立卦生爻自有因兩儀四象已前陳

因字之義如何曰卦爻因儀象而生立即兩儀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之意又問生爻指言重卦否曰然

問和順道德而理於義是就聖人上說就易上說曰是

說易又問和順是聖人和順否曰是易去和順道德而

理於義如吉凶消長之道順而無逆是和順道德也理

於義則又極其細而言隨事各得其宜之謂也和順道

德如極高明理於義如道中庸學

和順道德而理於義是統說底窮理盡性至命是分說底

上一句是離合言之下一句以淺深言之凡卦中所說

莫非和順那道德不悖了他理於義是細分此逐事上

各有箇義理和順字理字最好者聖人下這般字改移

不得不似今時抹了却添幾字都不妨

聖人作易時其中固是具得許多道理又能體之而盡則

便似那易他說那吉凶悔吝處莫非和順道德理於義

窮理盡性之事這一句本是說易之盡如此後人說去

學問上却是借他底然這上也有意思皆是自淺至深

道理須是與自家心相契方是得他所以要窮理忠信進

德之類皆窮理之事易中自具得許多道理便是教人

窮理循理

窮理是理會得道理窮盡盡性是做到盡處如能事天

後盡仁之性能事君然後盡義之性

窮理是窮得物盡得人性到得那天命所以說道性命之

窮理是知字上說盡性是仁字上說言能造其極也至於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這物事齊整不亂其所從來一也
窮理盡性至於命本是就易上說易上皆說物理便是窮
理盡性即此便是至命諸先生把來就入上說能窮理
盡性了方至於命

問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曰此言作易者如此後來不全精
做學者事者如孟子盡心知性知天之說豈與此是一
串却是學者事只於窮理上着工夫窮得理時性與命
在其中矣橫渠之說未當

或問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程子之說如何曰理性命只是
一物故知則皆知盡則皆盡不可以次序言但知與盡

却有次第耳

伯豐問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程張之說孰是曰各是一說
程子皆以見言不如張子有作用窮理是見盡性是行
覺得程子是說得快了如為子知所以孝為臣知所以
忠此窮理也為子能孝為臣能忠此盡性也能窮此理
充其性之所有方謂之盡以至於命是拖脚却說得於
天者盡性是我之所至也至命是說天之所以予我者
耳昔嘗與人論舜事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
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入父子者定知
此者是窮理者也能此者盡性者也
昔者聖人之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聖人作易只是要發
揮性命之理模寫那箇物事下文所說陰陽剛柔仁義

便是性中有這箇物事順性命之理只是要

問將以順性命之理而下言立天地人之道乃繼之以兼三才而兩之此恐言聖人作易之由如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始作八卦相似蓋聖人見得三才之理只是陰陽剛柔仁義故為兩儀四象八卦也只是這道理六畫而成卦也只是這道理曰聖人見得天下只是這兩箇物事故作易只是模寫出這底問模寫出來便所謂順性命之理問兼三才如何分曰以一卦言之上兩畫是性中兩畫是入下兩畫是地兩卦各自看則上與三是天五與二為入四與初為地問以八卦言之則九三者天之陽六三者天之陰九二者人之仁六二者人之義

初九者地之剛初六者地之柔不知是否曰恁地看也得如上便是天之陰三便是天之陽五便是人之仁二便是人之義四便是地之柔初便是地之剛 翰

問立天之道曰陰陽道理也陰陽氣也何故以陰陽為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明道以為須着如此說然器亦道道亦器也道未嘗離乎器道亦只是器之理如這交椅是器而坐便是交椅之理人身是器語言動作便是人之理理只在器上理與器未嘗相離所以一陰一陽之謂道曰何謂一曰一如一闔一闢謂之變只是一陰了一陽此便是道寒了又暑暑了又寒這道理只循環不已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萬古只如此淳

五天之道曰陰與陽是以氣言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是以質言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以理言

陰陽是陽中之陰陽剛柔是陰中之陰陽剛柔以質言是有箇物了見得是剛底柔底陰陽以氣言

問仁是柔如何却屬乎剛義是剛如何却屬乎柔曰蓋仁本是柔底物事發出來却剛但者萬物發生便自恁地奮迅出來有剛底意思義本是剛底物事發出來却柔

但者萬物肅殺時便恁地收斂憔悴有柔底意思如人春夏間陽勝却有懈怠處秋冬間陰勝却有健實處又

問揚子雲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如何曰仁體柔而用剛義體剛而用柔銖曰此豈所謂陽根陰陰根陽耶

曰然銖

陰陽剛柔仁義者來當曰義與仁當以仁對陽仁若不是

陽剛如何做得許多造化義雖剛却主於收斂仁却主於發舒這也是陽中之陰陰中之陽互藏其根之意且如

今人用賞罰到賜與人自是無疑便做將去若是刑殺時便遲疑不肯果決這見得陽舒陰斂仁屬陽義屬陰

處淵是問如何以仁此剛曰人施恩惠時心自是直無疑憚心

行刑罰時心自是疑畏萬有一失則奈何且如春生則氣舒自是剛秋則氣收而漸衰自是柔

兼三才而兩之兼貫通也通貫是理本如此兩之者陰陽剛柔仁義也

兼三才而兩之初剛而二柔三仁而四義五陽而六陰兩

之如言加一倍本是一箇又各加一箇為兩方

問分陰分陽迭用柔剛陰陽剛柔只是一理兼而舉之否

曰然

問山澤通氣只為兩卦相對所以氣通曰澤氣升於山為

雲為雨是山通澤之氣山之泉脉流於澤為泉為水是

澤通山之氣是兩箇之氣相通

山澤通氣水火不相射山澤一高一一下而水脉相為灌輸

也水火下然上沸而不相滅息也或曰射音亦與數同

言相為用而不相厭也

射猶犯也

射一音亦是不相厭之義一音食是不相害水火本相殺

滅用一物隔著却相為用此二義皆通

問射或音石或音亦孰是曰音石水火與風雷山澤不相

類本是相剋底物事今却相應而不相害問若以不相

厭射而言則與上文通氣相薄之文相類不知如何曰

不相射乃下文不相悖之意不相悖乃不相害也水火

本相害之物便如未濟之水火亦是中間有物隔之若

無物隔之則相害矣此乃以其不害而明其相應也

數從者順這一段是從卦氣上看來也是從卦畫生處看

來恁地方交錯成六十四淵

易逆數也似康節說方可通但方圖則一向皆逆若以圓

圖看又只一半逆不知如何

雷以動之以下四句取象義多故以象言艮以止之以下

四句取卦義多故以卦言又曰喚山以止之又不得只

得云良以止之蒙

後四卦不言象也，只是偶然到後兩句說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却恁地說得好淵

帝出乎震與萬物出乎震只這兩段說文王卦淵

帝出乎震萬物發生便是他主宰從這裏出齊乎巽曉不

得離中虛明可以為南方之卦坤安在西南不成西北

方無地西方肅殺之地如何云萬物之所說乾西北也

不可曉如何陰陽只來這裏相薄勞乎坎勞字去聲似

乎慰勞之意言萬物皆歸藏于此去安存慰勞他蒙

問戰乎乾何也曰此處大抵難曉恐是箇肅殺收成底時

節故曰戰乎乾問何以謂之陰陽相薄曰乾陽也乃居西北故曰陰陽相薄恐是如此也見端的未得乾

問勞乎坎曰恐是萬物有所歸有箇勞徠安定他之意蒙
勞乎坎是說萬物休息底意成言乎良良在東北是說萬物終始處精

良也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也猶春夏之交故其位在東北方

帝出乎震以下何以知其為文王之卦位曰康節之說如

此問仔細看此數段前兩段說伏羲卦位後兩段自帝

出乎震以下說文王卦位自神者妙萬物而為言下有

兩段前一段乃文王卦位後段乃伏羲底恐夫子之意

以為伏羲文王所定方位不同如此然生育萬物既如

文王所坎則其方位非始伏羲所定亦不能變化既成

萬物無伏羲底則做文王底不出竊恐文義如此說較

分明曰如是則其歸却丰在伏羲上恁地說也好但後
兩段却除了乾坤何也曰竊恐着一句神者妙萬物而
為言引起則乾坤在其中矣曰恐是如此問且如雷風
水火山澤自不可與做神曰神者乃其所以動所以撓
者是也

文王八卦坎艮震在東北離坤兌在西南所以分陰方陽
方

文王八卦不可曉處多如離南坎北離坎却不應在南北
且做水火居南北兌也不屬金如今只是見他底慣了
一似合當恁地相似

文王八卦有此似京房卦氣不取卦畫只取卦名京房卦
氣以復中孚也為次復陽氣之始也中孚陽實在內而

未發也也始發而艱難也只取名義文王八卦配四方

四時離南坎北震東兌西若卦畫則不可移換

水火相逮一段又似與上面水火不相射同爻自是伏羲
卦淵

八卦次序是伏羲底此時未有文王次序三索而為六子
這自是文王底各自有箇道理

震一索而得男一段者來不當專作撰著看撰著有不便
這序時便說不通大槩只是乾求於坤而得震坎艮坤
求於乾而得巽離兌一二三者以其畫之次序言也

震一索而得男索字訓求字否曰是又曰非震一索而得
男乃是一索得陽爻而後成震又曰一說是就變體上
說謂就坤上求得一陽爻而成震卦一說乃是撰著求

卦求得一陽後面二陰便是震求得一陰後面二陽便是巽

乾坤三索則七八固有六子之象然不可謂之六子之策

若謂少陰陽為六子之策則乾坤為無少陰陽乎

卦象指文王卦言所以乾言為寒為水

為乾卦其究為躁卦此卦是巽下一爻變則為乾便是純

陽而躁動此蓋言巽反為震震為決躁故為躁卦此亦

不繫大綱領處無得工夫去點檢他這般處若恁地逐

段理會得來也無意思

至之間良何以為手曰手去捉定那物便是良又問捉物

乃手之用不見取象正意曰也只是大槩略恁地安鄉

說麻衣以良為鼻曰鼻者面之山晉管輅已如此說亦

各有取象又問麻衣以巽為手取義於風之舞非是為

殷先生覺眉曰亂道如此之甚

序卦

問序卦或以為非聖人之畫信乎曰此沙隨程氏之說也

先儒以為非聖人之蘊某以為謂之非聖人之精則可

謂非易之蘊則不可周子分精與蘊字甚分明序卦却

正是易之蘊事事夾雜都有在裏面問如何謂易之精

曰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這

是易之精問如序卦中亦見消長進退之義喚作不是

精不為曰此正是事事夾雜有在裏面正是蘊須是自

一箇生出來以至於無窮便是精

序卦自言天地萬物男女夫婦是因咸恒為夫婦之道說

起非如舊人分天道人事之說大率上經用乾坤坎離為始終下經便當用艮兌巽震為始終

問序卦中有一二處不可曉處如六十四卦獨不言咸卦何也曰夫婦之道即成也問恐亦如上經不言乾坤但言天地則乾坤可見否曰然問不養則不可以動故受之以大過何也曰動則過矣故小過亦曰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問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壯與晉何別曰不但如此壯而已又更須進一步也

問禮義有所錯錯字陸氏兩音如何曰只是作措字謂禮義有所施設耳

問序卦中如所謂緩必有所失似此等事恐後人道不到曰然問緩字恐不是遲緩之緩乃是懈怠之意故曰解

緩也曰緩是散漫意問如縱弛之類曰然

雜卦

序卦雜卦聖人去這裏見有那無緊要底道理也說則簡了過去然雜卦中亦有說得極精處

雜卦反對之義只是反覆則其吉凶禍福動靜剛柔皆相反了曰是如此不知如何數卦又不對了天畜時也也曉不得又與無妄不相反是如何臨觀更有與求之義臨以二陽言之則二陽可以臨上四陰以卦又言之則六五上六又以上而臨下觀自下而觀上則為觀是平聲自上而為物之觀是去聲啜嗑食也賁無色也義雖可通但不相反謙輕是以謙抑不自尊重女待男而行所以為漸

謙輕而豫急輕是卑小之義豫是悅之極便放倒了如上下

六莫豫是也去偽

伊川說未濟男之窮為三陽失位以為斯義得之成都隱

者竟張欽夫說伊川之在涪也方讀書有籬桶人以此

問伊川伊川不能答其人云三陽失位火珠林上已有

伊川未嘗者雜書所以被也說動了

語類卷第七十七終

